

--	--	--

林則徐著

林則徐家書

藝文書房版

著者小史

林公則徐。字元撫。晚號竣村老人。福建侯官人。生而警敏。年十三。補弟子員。二十舉於鄉。二十有七。成進士。選庶吉士。派習國書。授編修。補御史。外放杭嘉湖道。轉遷江蘇按察使。湖北布政使。東河總督。尋調蘇撫。適值吳中洊饑。奏免逋糧。籌賑卹。清釐各屬漕政。萬民感德。尋因粵省奸夷興販鴉片。奉特旨使粵查辦。收繳嘆夷躉船鴉片二萬餘箱。悉數銷燬。訂定禁烟新例。請停嘆夷貿易。前後所呈皆稱旨。卒爲忌者所中。傷謫戍伊犁。時論惜之。尋奉命勘辦開墾事宜。塞外三萬餘里。水利興焉。朝廷嘉其功。賜環以四品京堂。會辦甘肅番匪。剿捕有功。補授陝撫。繼遷滇督。因病乞休。迨至洪楊倡亂。粵省朝廷以公嘗督粵。特召入都。命爲欽差大臣。赴廣西督剿。粵民額手相慶。洪秀全恐怖。謀遁入海。那知天不愍遺。行次潮州。薨矣。傳聞被奸徒以黃蠟毒死者。遺疏入。優詔議卹。予諡文忠。今從公後裔處。覓得公之家書若干篇。泰半論政之談。具見古名臣。只知有國。不知有家。雖於家人父子間。亦不喜談家常瑣話焉。

林則徐家書

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致鄭夫人函（報告啓程） | 致鄭夫人函（報告抵任） |
| 訓長兒汝舟（告知赴粵） | 致鄭夫人（報告起居） |
| 覆鄭夫人（禁止吸烟） | 訓長兒汝舟（禁止吸烟） |
| 覆長兒汝舟（勸諭回籍） | 致鄭夫人書（寄匯銀兩） |
| 致次兒聰慧（囑咐來粵） | 致鄭夫人（報告近况） |
| 致鄭夫人（促兒行期） | 覆長兒汝舟（訓諭修學） |
| 致鄭夫人（報告近况） | |
| 與弟元掄（論禁烟）元掄爲公子胞弟充江督幕府 | |
| 與掄弟（商酌戒烟藥方） | |
| 訓大兒汝舟（囑以簡便禁烟藥方傳播鄉里） | |

與楊遇春（函飭儲存備荒銀穀）

與楊遇春（函飭勸化倡議歸還鎮筸屯田）

致關天培（籌設虎門口排練砲臺）

再致鄭夫人（寄示諭飭夷商不准販賣鴉片原稿）

與鄭夫人（告知使粵查辦販烟夷商）

訓三兒拱樞（訓誡專心讀書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奸夷呈繳鴉片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用石灰鹽滷銷化烟土）

致鄭夫人（詳告轟擊夷船情形）

覆弟元掄（告知疊次轟擊夷船情形）

與鄧杏春（商派幹員斷絕暎夷貿易）

覆弟元撫（告知奸夷喧嘩畏罪先逃）

與弟元掄（寄示諭暎咭喇國王檄）

與弟元掄（論暎領事義律之種種違法）

覆從弟嘯泉（告知追奪張石氏誥封始末情形）

致鄭夫人（論暎夷兵船遊奕情形）

訓子汝舟（誥誡持躬宜勤敬和睦）

覆鄭夫人（論禁烟嚴防栽贓誣陷）

與弟元掄（論粵省弭盜爲難情形）

與烏少岩（密報暎國兵船潛攻定海）

與烏少岩（造知擊斃逆夷）

與弟元掄（論暎夷占踞定海糧食不足行將南竄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獲譴謫戍伊犁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奉命勘辦塞外開墾事宜）

致鄭夫人（論門生爲謫戍代抱不平）

訓次兒聰彝（詰誠督弟勤讀）

與弟元掄（告知蒙恩賜環回京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赴甘省會辦番匪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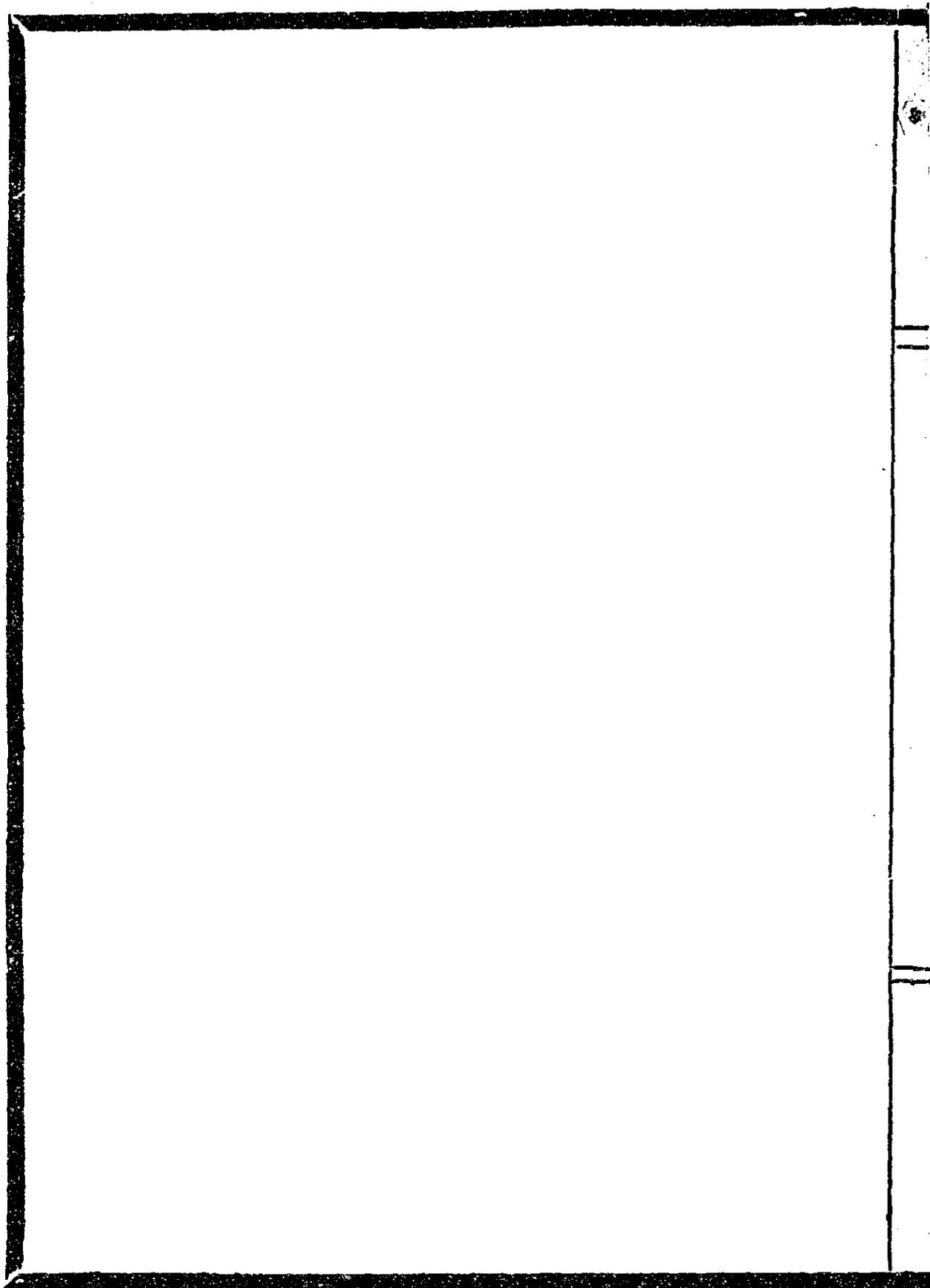
與從兄如松（嘉獎其內弟剿匪得力）

與弟元掄（論貴州哨匪劫犯焚署情形）

致鄭夫人（誠勿食走方醫生藥丸并引妖匪藉藥惑衆事爲證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嘔血整備引疾歸田）

致鄭夫人（告知乞休已准并起程返里日期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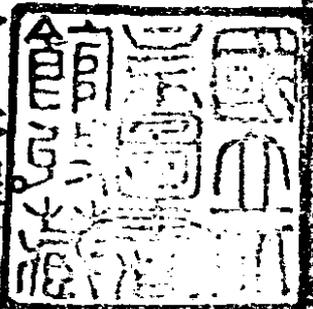
林則徐家書

致鄭夫人函（報告啓程）

時奉恩命使粵查辦漢口事件。並毋庸來京請訓。當即遵旨於今日啓程由水道赴廣。約計兩月可達。廣東地方少靖。海盜尤多。因在舊撫署內。酌撥衛兵五十名。差官四員。以備不時之患。沿途寄書不便。俟抵粵後。再行發函知照。前接來信。知家中大小俱平安。甚慰。三兒讀書尤用功。益覺暢快。務須時時督教。勿須荒嬉。寒暖飢飽。更須隨時調護。是爲至要。臨行匆匆。不盡欲言。

致鄭夫人函（報告抵任）

前於啓程時發寄一函。想已收到。一路沿海道至省。甚爲平安。唯暈船稍苦耳。猶幸身體素強。飲食小心。一抵津江。卽豁然如無事。堪以告慰。因眷念夫人甚切。故船一抵埠。百事未辦。先發函回家。使夫人可放心。做官不易。做大官更不易。人以吾奉命使粵。方紛紛慶賀。然實則地位益高。生命益危。古人一命而僇。再命而僇。



三命而俯。誠非故作診持。實出於不自覺耳。務囑次兒須千萬謹慎。切勿恃有乃父之勢。與官府妄相來往。更不可干預地方事務。大兒在京。尙謹慎小心。吾可放懷。次兒在家。實賴夫人教誨。大比將近。更須切囑用功。明年春日。如得荷天之庥。邀帝之眷。仍在此邦。當遣材官迎夫人來粵。侯敏兄聞已出門。家中又失一相助之人。如有緩急。或與大伯父一商。駒姪聞甚聰慧。且極謹慎。有事亦可囑彼相助也。

訓長兒汝舟（告知赴粵）

大兒知悉。父自五月十一日動身赴廣東。沿途經五十餘日。今始安抵羊城。風濤險惡。不可言喻。唯靜心平氣。或默背五經。或返躬思過。故雖顛波不堪。而精神尙好。因思世途險巇。不亞風濤。入世者苟非先胸有成竹。立定脚根。必不免爲所席捲。以去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此擇友之道。應爾也。若於世事。則應息息謹慎。步步爲營。若才不逮而思邀幸。或力不及而謀躐等。又或胸無主宰。盲人瞎馬。則禍患之來。不旋踵矣。此爲父五十年閱歷有得之談。用以切囑吾兒者也。汝母汝弟。身

體聞均好安。汝二弟且極用功好學。父聞之心爲一快。客居在外。飢飽寒暖。須時加調護。友朋應酬。雖不可少。而亦要有限制。批閱公牘。更宜仔細。切不可假手他人。對於長官。尤應恭順小心。卽同僚之間。亦應虛心和氣。爲父作官三十年。未嘗以疾言遽色加人。吾兒隨父久。當亦目覩之也。閒是閒非。不特少管。更應少聽。一有差池。不但殃及汝身。卽爲父亦有不測也。慎之慎之。元撫手示。

致鄭夫人（報告起居）

初二日發一信。諒已收到。時由程榮琛處轉來家信一件。已悉一切。次兒病咳。是否係積勞所致。使果然者。應囑其靜心休養。大比之期雖近。卽不試亦無妨。身體要緊。功名身外物。至囑至囑。大兒在京。曾來兩信。報告身體平安。想家中亦必有稟告也。余抵任後。一切起居飲食。尙可。惟羊城地低多潮濕。易生脚病。猶幸公署房屋軒敞。多日光。且透風。當可少愈。公務較他省爲忙。日不暇給。且有外夷交涉。鴉片充斥。羊城百姓。十人中染烟癖者。至有二三人之衆。此則甚可痛恨。戕身體耗金錢。莫鴉片若。正在設法嚴禁。雖有外夷阻撓。亦顧不得也。余初到公署辦事。

每至更深。幕府中有勸余吸食鴉片。稍提精神者。余大不謂然。並嚴禁衙中。不得陳列烟榻。今已革除盡絕矣。近聞故鄉子弟亦有染此者。可恨可恨。余身體尙佳。飯量亦健。不必聖念。次兒病體可好否。前聞城外何醫生診病。甚有把握。惟年事已高。未知尙在人間否。出門十一載。燈地燭跋。輒起尊鱸之思。明年當奏請回籍一次。前函挈眷一說。容再緩圖。粵閩雖相距甚近。家眷來往較便。然靜言思之。余方日日作歸計。何必更迎眷屬來此。故決計作罷也。三兒狀況如何。何來信均未提及。甚以爲念。

覆鄭夫人（禁止吸烟）

前日發一信後。昨日連接家書兩函。一係七月二十一日發。一係七月二十五日發。知次兒病已霍然。且已準備應試。甚以爲念。余發此信時。想次兒已於矮屋中繳卷出矣。前發一信。囑不必應試。仔細一思。發函時正在風簷矮屋中接題起艸。迨信到時。至快總在月底。函中云云。已成明日黃花。不免多此一言。臨穎匆匆。竟未思及。真堪失笑。然使次兒因病未能攷試。或以父責爲慮者。閱信後尙可釋然。

也。此地鴉片觸目。十戶之中。吸者半數。卽官場中染此者亦多。可恨之極。決意嚴行禁止。現正委廣州道與英夷辦理交涉。今後不得來此販運。違者並禁絕其貿易。但未知有無成效也。大兒在京。聞睡時甚遲。交友尤多。未知染此癖否。當馳函痛戒之。夫人如發信去。亦須提及。毋使余擔心也。次兒三兒在家。承夫人督教。當不至此。惟聞族中子弟。亦有樂此不疲者。一入黑籍。身體卽隳。今後將永遠提不起精神。辦不成大事。是亦林氏之不幸也。未知彼父兄所司何事。而竟放任至此。是真咄咄怪事。前據仲常表兄來信。知夫人近患腳腫。何來信絕未提及。想已全愈矣。甚念下月底子嘉兄將回閩省親。屆時當託伊順便一造吾家銀兩。亦託伊帶來。家中用途如何。可省則省。但不可省處。亦不必過事儉嗇。王戎鑽核。終非佳士。公孫布被。亦屬僉任。接人處事。當從大處落墨。一錢不捨。余不取也。

訓長兒汝舟（禁止吸烟）

大兒知悉。刻接汝母書。家中大小均平安。甚慰。吾兒在京。身軀當亦如常。惟須加意調護。勿使萬里外老人擔憂也。廣東起居飲食尙適。勿念惟鴉片充斥。戕生耗

財。殊爲可憂。聞此風已傳至各地。故鄉子弟。亦有不幸染此癖者。殊屬可恨。京中
情況如何。有此毒物否。嗜此者。大率因夜眠不足。精神困頓。初則視爲藥品。以爲
稍吸無妨。繼則惟知其害。而已欲罷不能矣。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吾兒須切戒之。勿
以稍吸爲不足慮。更勿以暫吸爲不足成癮。須知此物之毒。不減酖酒。初吸之似
可振起精神。實則飲酖止渴耳。父聞人言。精神衰頹時。吸之有奇效。然猶人當貧
乏時。出重利以借債耳。借款到手。似覺舒展。實則害已中於身矣。蓋借明後日之
精神。以助吾此時之精神耳。一吸以後。不吸便覺委頓。而癮成矣。迨既成癮。則雖
吸亦無效。猶之人當債務滿身時。不再借固無以存活。卽借亦不過用以支付利
息。未能受用。卒之越弄越僵。不至斃命不止。吾兒須牢記之。慎勿墮入也。聞吾兒
睡時甚遲。此甚不可。作事須有定時。朝早起而晚早眠。况京官究屬清閑。不比外
省官吏。一至夕陽在山。已可出部。何必弄至深更夜半。又聞吾兒極好賓客。人在
外作客。友朋固不可少。然須擇人而友。京官中雖多仕流。吾兒所交者。未必盡爲
匪人。然亦不可不慎。言語亦宜謹慎。鴉片一物。更須屏絕。否則非吾子也。元撫示。

覆長兒汝舟（勸諭回籍）

大兒知悉。接來信。知吾兒三載在外。十月內將回籍一次。並順道沿海路來粵一游。甚爲欣慰。吾兒三載離鄉。汝母汝婦。雖在家安居。然或則倚閭望兒。或則登樓思夫。客子歸鄉。天倫之樂。融如吾兒有此家思。不以外物而撓情。爲父殊深喜許。父十一載在外。雖坐八軒。食方丈。意氣豪然。然一念及家中狀況。覺居家雖好。不如還鄉。特以君恩深重。公務冗忙。有志未能申耳。吾兒在都。位不過司務。旅進旅退。毫無建樹。而一官在身。學業反多荒棄。誠不如暫時回籍之。尙得事母持家。且可重溫故業。與古人爲友。足以長進學識也。男兒讀書。本爲致君澤民。然四十而仕。尙未爲遲。吾兒年方三十。不過君恩高厚。邀幸成名。何德能才。而能居此。交友日益多。志氣日益損。閱歷未深。而遽服官。實非載福之道。爲父平日所以不言者。恐阻汝壯志。長汝暮氣。今吾兒旣日知汲長綆短。思告假回籍。孝以事母。靜以修學。實先得吾心。又何阻爲。唯有一言囑汝者。服官時應時時作歸計。勿貪利祿。勿戀權位。而一旦歸家。則又應時時作用世計。勿兒女情長。勿荒棄學業。須磨勵自

修以爲一旦之用。是則用舍行藏。無施不可矣。吾兒其牢記之。邇來身體如何。須加意當心。父年事雖高。然精神甚旺。飯量更較前增高。汝母在家。亦甚康健。可勿深念。汝弟秋闈。雖蒙薦卷。未能入彀。此正才力不足。未可怨天尤人。聞甚鬱抑。吾兒寄家書時。可以善言婉勸之。父有不便言焉。來書字跡頗潦艸。何匆促至是。後宜戒之。元撫手諭。

致鄭夫人書（寄匯銀兩）

來信俱已收到。大兒前有來信。云十月內將請假回籍。不再出門。甚善。余已復函慰之。須計十一月中旬。當可抵家。家中如尙未接來書。可先一告長媳。此亦人情也。子嘉兄本定本月內回里。現應嘉應州發生盜案。因公牽累。年內恐未能卸身。但接來信。知夫人需款甚急。茲特先匯紋銀三百二十兩。年內當可支持也。余雖任高位。以耿介自矢。從不敢於額外妄取一文錢。以上不負君恩。下不負祖訓。得錢不易。家中可省則省。卽此三百二十兩紋銀。亦從節省中剩得。不能以一行作吏。卽視錢如糞土也。三兒近况。究屬如何。前函已曾問及。何兩信中仍未提及。次

兒前日來信。云夫人身體欠佳。想係積勞所致。又聞長媳甚賢孝。此真林氏之幸。但夫人亦須善視之。吾林姓從無不慈之姑及不孝之媳者。明知夫人決不出此。所以又諄諄者。以夫人平日疾惡如仇。或以偶有不經意之處。而遽肆斥責。須知年輕人作事。總有一二不小心處。善爲訓誡可也。遽行斥責。殊令人難堪。夫人明慧心慈。當亦能體會及此。毋煩諄諄囑咐也。大兒在京。每月只有八十兩俸銀。長安居不易。何能有餘。余前在都中。亦曾備嘗此苦。夫人當能記憶。現寄回三百二十兩中。可分撥二十兩與長媳。以作新歲賞賚之資。蓋彼亦有開支。吾兒既無錢寄家。夫人當爲之設法也。次兒身體已全復原。甚喜科名身外物。得失寸心知。不必介介。惟今後益須努力用功。以期下次獲雋。三兒明年須去應試。西席如有不慊意處。可託大伯父更物色一人。待師須豐厚。勿妄菲薄。愛子敬先生。非虛語也。冬寒風厲。身體務須珍重。勿使千里外之遠人擔憂也。

致次兒聰彜（囑咐來粵）

二兒知悉。接來書知大兒已有家書寄家。本月底可以動身。下月底可以回里。辛

盤卯酒。一享天倫之樂。甚善。但何以父處尙未有信來。豈中途有遺失耶。自大兒出門後。家中無人主持。汝母雖明達賢慧。然究係女流。外事仍不便過問。大兒回家後。父可釋然矣。大兒前來信云。將來粵。此大可不必。彼三門三載。定省久曠。此次回家後。正可上以孝事母。下以友撫弟。卽夫婦之間。亦得唱隨之樂。何必行裝甫卸。便惘惘出門。唯吾兒在家已久。前以大兒在外。家中老母無人侍奉。故留汝在家。今大兒已回。汝便可來粵。一省老父。以盡人子孝養之責。况吾兒年雖將立。而居家日久。未識世途。讀書貴在用世。徒讀死書。而全無閱歷。亦豈所宜。汝兄閱歷深而才學薄。雖折桂探杏。而實學實淺。居京三年。所學者全官場習氣。根抵未固。斧斤已來。故囑其告假回籍。事親修學。以爲後日實用之資。吾兒讀書固不多。而世道更爲茫然。古人游學並重。誠爲此也。一俟大兒回家後。吾兒卽可來粵。聞粵海道相去甚邇。卽走漳州陸路。亦半月可達。長兒事母。次兒事父。較之各處一方者。實勝多多也。此間名師又多。吾兒來後。更可問業請益。以廣智識。慎勿貪戀家園。不圖遠大。男兒蓬矢桑弧。所爲何來。而可如婦人女子之縮屋稱貞哉。况爲

父已年近六旬。一人在外。倍覺淒冷。兒輩忍心。而可定省久缺。戀家鄉以自娛乎。臘鼓聲裏。當倚閭以望汝來也。汝母汝嫂。身體均安否。汝弟年幼。當隨時督率。勿令荒嬉。明春科試。務須應攷。吾兒亦宜努力用功。光陰可貴。勿自暴棄。父在署身體甚佳。唯公事太忙。精神覺不似前。髮亦漸星星。故亟望吾兒來此。以娛晨昏。元撫手諭。

致鄭夫人（報告近况）

刻接大兒來信。知己啓程回里。此信到家後。當可返里也。母子團聚。共慶新歲。遙想此樂。正令旅外者增其悵觸也。余受恩深重。諸事未了。欲歸不得。彌覺慙然。前函次兒。囑俟大兒回家後。卽行束裝來粵。夫人在家。有子有媳。家室之樂無缺。余一人在外。燈炮燭盡。殊苦淒涼。雖賓朋滿座。慕僚躋躋。而親愛之骨肉。竟無一人。故亟望次兒來此。以娛晨昏。若慮海道危險。可改由陸路。閩粵咫尺。半月可達。如再不然。可再攜一僕來。沿途可以照顧。但選僕須謹慎。太笨者不能照顧。太滑者亦易生危險。大兒出門已久。閱歷稍深。選僕一事。可託彼任之。余在粵身體甚佳。

飯量亦健。唯精神稍覺衰頹。此間公事極忙。鴉片一役。糾葛殊多。夷人正化外。不可以情理喻。再四交涉。迄未成功。如至明年。彼再強梗不服。當用辣手以處置之也。同僚甚相得。但少肯赤忱爲國。自顧身家者多。然此亦人情。故不甚責之。粵中飲食。與閩相彷彿。尙堪適口。唯開支甚巨。恆慮入不敷出。而又自矢清廉。決不敢於俸祿而外。妄取民間。或下僚分毫。務使上可以答君恩。下以見祖父。吾林氏素代清白。此種汚手之錢。決不要一文也。夫人身體如何。甚爲懸系。三兒寄來窗課十篇。尙佳。西席改筆亦勤。甚爲欣慰。岳親家前月逝世。長媳富極傷感。此後吾家又少一老成之親戚也。大伯父常來家否。如有爲難事。可悉以咨之。

致鄭夫人（促兒行期）

上月二十八日發一函。想已收到。大兒諒亦回家。次兒可速上程。再遲半月。則風雪載途。不易行矣。余在粵署。公事忙甚。則覺居官不易。頗思急流勇退。以享清閑歲月。一至更深燭闌。客署淒涼。則又倍覺天倫之樂。盎然。前抵位時。曾擬挈眷來粵。嗣以居官不可測。一動不如一靜。况三兒又未入學。明春急須應試。長媳又年

輕。又易犯風濤。故意已決而中止。然非得已也。數月以來。以鴉片爭執。與外商舌
敵唇焦。每日看閱公事。自早至黃昏。幾無一刻暇。而曾無一骨肉至親。爲之慰藉。
爲之侍奉。有時中夜不寐。靜心自思。輒爲歎息。今幸大兒回家。夫人可不虞寂寞。
長媳又甚賢孝。足以分勞。故急促次兒來。次以伴晨昏。况次兒閱歷不深。世事不
知。來此後亦可稍知官場中情況。萬一邀幸。不致一物不知。處處受人奚落。余辛
勤一生。半爲祖宗計。而半亦爲妻子計。大兒已能自立。可不煩老人憂慮。次兒三
兒。未可知也。來粵後當再聘一名師。爲之教導。以長智識。有暇當再使之參閱公
事。以資閱歷。務懇夫人急囑治裝。須於十二月中旬前來。此愈早愈妙。夫人近况
何如。家中當悉平安。下月初五。爲先母忌辰。余忝爲人子。不獲回家。一申哀忱。親
自祭奠。唯有在署遙望再拜。夫人須潔誠恭祀。此亦人子人媳應盡之職分也。大
兒在途。想甚平安。到家後速寄一信來。以安老人之心。是爲至盼。

覆鄭夫人（報告禁烟）

來書已悉。家中大小均極平安。甚爲欣慰。承勸勿爲己甚。可止則止。此誠愛吾之

言鴉片一案。今尙未了。現正竭力交涉。余爲國爲民。堅守此志。不掃除毒卉。誓不甘休。外夷雖狡。余總不懼。現和粵中名醫商榷。製造戒烟丸一具。服之尙有效驗。且絕無流弊。烟之爲害。至矣盡矣。一入腑腸。使人血液全枯。腸中更起一種變化。食物不易銷化。故吸食鴉片者。必睡眠不足。必起便秘。人之所以可貴者。在血液流動耳。戶樞不蠹。流水不腐。以其能動也。吸食鴉片者。則反是。故面黃肌瘠者。有之。皮枯肉皺者。有之。聳肩縮背者。亦有之。余深知其害。故一抵任後。卽首先出示禁止人民吸食。官吏違者。立時參革。人民違者。立時懲辦。一面卽飭廣州道與外夷商量。自後禁止運入。積存烟土。俟講明後。由官府依原價收買。悉數焚燬。如不然者。運回亦可。再不然。則俟明春奏請後。當用強力制止。否則其毒一延。不至亡國不止。余近來馳書親友。亦多以此相戒。蓋其毒不減砒霜鴆酒。不過其來也漸。人自不自覺耳。戒烟丸係攻補並用。攻者所以蕩滌其渣滓。消融其穢濁。補者所以培養其元氣。堅固其精神。兩者並行。而後始可免於流弊。現余已示諭全省。限吸食鴉片者。一月內自投官廳報告。購丸服用。三月後再呈稟官廳報告情況。予

以自新之路。不爲己甚之舉。如至死不悟者。則從嚴究辦。決不姑息。現此丸發行後。購服者已有一千餘人。獲效者竟居十分之九。天佑大清。或得因此掃除毒厲。誠皇家之福。而亦蒼生之幸也。余抱此志。百折不回。來書諄囑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此雖保身保家之善謀。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。况余服官已久。亦稍有閱歷。決不至鹵莽滅裂。貽身家以憂。而聖天子明燭萬里。八驄四達。苟非自行獲咎。亦不致殃及其身。此堪請夫人放懷者也。故鄉烟風熾否。戒烟丸聞亦有發售者。如親友中有吸食者。可速勸其購服。速除惡癖。勿貽後悔。吾家子弟。尤宜力戒。長兒月內當可抵家。如延至初十以後。次兒可不必來粵。姑俟明春天氣暖時。再行起程可也。風雪交加。客行非宜。余在署雖覺寂寞。然尙無妨。令吾兒於此嚴寒天氣。跋涉千里。甚不放心。想夫人亦必心中有所不忍也。父母愛子。無微不至。人子對於父母。不知有如此否。元撫手示。

覆長兒汝舟（訓諭修學）

字諭汝舟兒知悉。接來信知已安然抵家。甚慰。母子兄弟夫婦。三年隔別。一旦重

逢。其快樂當非尋常人所可言喻。今將新歲矣。辛盤卯酒。團圍樂敘。亦家庭間一大快事。父受恩高厚。不獲歲時歸家。上拜祖宗。下蓄妻子。枵獨爲何如。唯有努力報國。以上答君恩耳。官雖不做。人不可不做。在家時應閉戶讀書。以期奮發。一旦用世。致不致上負高厚。下玷祖宗。吾兒雖早年成功。折桂探杏。然正皇恩浩蕩。邀幸以得之。非才學應如是也。此宜深知之。卽爲父開八軒。握秉衡。亦半出皇恩之賜。非正有此才力也。故吾兒益宜讀書明理。親友雖疎。問候不可不勤。族黨雖貧。禮節不可不慎。卽兄弟夫婦間。亦宜盡相當之禮。持盈乃可保泰。慎勿以作官驕人。而用力之要。尤在多讀聖賢書。否則卽易流於下。古人仕而優而學。吾兒仕尙未優。而可存耶。自大棄書不讀哉。次兒去歲可不必來。風雪嚴寒。道途跋涉。實足令爲父母者不安。姑俟明春三月。再來未遲。吾兒更可不必來。家有長子曰家督。持家事。母正吾兒應爲之事。應盡之職。毋庸舍彼來此也。父身體甚好。入冬後曾服補藥一帖。精神尙健。飲食起居。亦極安適。母念。元撫手諭。

致鄭夫人（報告近况）

來粵已半年矣。新歲景狀。粵中與閩無殊。封印後尙爲安閑。無事時輒取古人歷史閱之。甚爲舒服。飯量亦甚健。去冬曾倩名醫廖心如開補藥一劑。服之甚佳。茲特寄回。今冬夫人亦可照服一劑。年老者得此。或可稍助血氣也。如恐身體不適。可請故鄉醫師臨時斟酌之。次兒不來甚佳。准至三月初再啓程未遲。大兒回家後。諸事當可放心。但大兒旅京久。恐官氣甚深。在鄉黨實非所宜。取禍之道。卽在於此。夫人宜善言戒之。三兒致試期已近。務須囑其努力用功。一爲差池。卽須年。半寸陰可貴。毋自荒棄。功名雖身外物。然入世之道。不可缺也。聖賢復生。亦不能免此。子嘉兄因公被累。幾遭縲紲。夫甚爲惻然。但公事公辦。亦莫能援手。幸平日私德無虧。官聲甚好。此事又係因公被禍。實非其罪。大勢一革。後當可無事也。彼本於去歲九月滿任。十月請假回里。不料臨去時。忽連生二劫案。以致脫身不得。命途多舛。一至於此。然亦可見居官之不易。而急流貴在勇退也。今夏滿任。余決回里一次。俟入冬再定行止。但鴉片一案。甚形棘手。不幸恐啓干戈。屆時未知能否脫身。然一思古人致身事君之義。亦爲之釋然。家中大小。想俱平安。甚以爲念。

下月當再寄匯三百兩紋銀回家。苟可支持。決勿向親故告貸。致貽公孫布被之穢。夫人明達。當亦能見及此。匆匆不一。

與弟元掄（論禁烟）元掄爲公之胞弟充江督幕府

鴉片流毒中華。每年外溢金銀數千萬。漏卮不塞。足以貧民。吸烟者衆。上自官府縉紳。下至工商優隸。以及婦女僧尼道士。隨在吸食。痼癖不除。足以弱種。嘆咭喇。以此毒物貽禍中華。其肉不足食矣。愚兄正擬奏請嚴禁。而黃鴻臚已先我入奏矣。請旨嚴塞漏卮。以培國本。得邀聖鑒。有旨令各督撫各抒所見。妥議禁烟章程具奏。而現任督撫嗜烟者約占半數。若輩豈肯自扳石頭壓自脚。則陰持異議。模稜其辭。勢所必然。愚兄不忍見我中華民衆。盡甘飲鴆以自殺。務爲黃公作後盾。專摺入奏。附呈禁烟章程六條。照錄於下。（一）烟具先宜收繳淨盡。以絕饑根也。查吸烟必須槍斗。無槍斗則烟無裝處。不得不斷矣。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。視其距離海疆之遠近。與夫戶口之繁約。由各該省大吏酌期定數。責以起獲。示以勸懲。除新槍新斗。聽該州縣自行銷毀外。凡漬有烟油之老槍老斗。皆須包封粘

貼印花彙冊送省。由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。毀碎燒化。無論此具或由搜獲。或由首繳。皆覈作州縣功過之數。收繳過少者。立予撤參。格外多收者。分別獎勵。(二) 各省大吏。應卽通飭各州縣出示。勸令人民自新。以一年爲戒絕期。劃分四限。遞加罪名。以免因循觀望也。查律定吸烟者。以重典。原爲斷吸起見。果能人人斷吸。亦又何求。各省大吏。應出示曉諭。如吸烟之人。於首限三個月內戒絕。將家藏烟具餘烟全行呈繳到官。出具改悔自新甘結。加具族隣保結立案。免予治罪。若後被人告發重吸。訊實加等治罪。其在二三四限內戒絕投首者。雖未能概予免罪。似亦可酌量施以薄懲。拘留五日十日十五日。若怠忽遷延。再三自誤。揆以誅心之律。已非徒杖所可蔽辜。則拏獲審實。似應按加一等至軍爲止。(三) 開館販土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。均應照原律一體加重。並分別勒限繳具。以截其流也。查開設烟館。本係死罪。販土亦因遠戍。今吸烟者既擬重刑。若輩豈容末減。但澆俗已深。亦宜予以自新之路。凡開館者。勒限一月。將烟具烟土呈繳到官。准將原罪量減。倘逾限不繳而拏獲者。照原例加重。販土之徒。路有遠近。應酌限三

個月限內不拘行至何處。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土免罪。若逾限不繳而發覺者。亦應論死。所繳烟土限同在城文武。澆桐油立時燒化。造烟具之人限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。如逾限不繳。或隱匿而發覺者。俱照例重辦。

(四) 失察處分。宜先嚴於所近也。文武屬員有吸烟者。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。均予免議。逾限失察者。分別議處。本署戚友家丁有犯者。限一個月內查明。逾限失察者。即行革職。本署書差有犯者。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。逾限失察者。分別降調。

(五) 地保牌頭甲長。本有稽查奸宄之責。境內有烟土烟膏烟具。均應着令查起也。此舉不免啓狹嫌誣告之風。然果吸烟者懼其滋擾。而皆決意戒絕。正不爲無裨也。至開烟館之房主。地方保甲。斷無不知之理。若不舉發。顯係包庇。應與正犯同罪。房屋入官。

(六) 審斷之法。宜預講也。凡海疆繁會之區。吸烟者不可勝數。告發與拏獲者必多。地方有司欲明其虛實。功不在審而在熬。熬一人與數百人。工夫一也。宜擇一公所。彙提被控被拏者。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承審。臨審時須將各犯身上嚴搜。即餠點亦毋許帶入。然後封門開審。

各離尺許。不准往來。問官亦只准帶一丁。隨身伺候。不許擅離。自辰已至子丑。祇須靜對。不必問供。祇須留意各犯面部。有癮之人。情態百出矣。其審係被人虛誣者。由承審官出具切結。日後別經發覺。惟原審官是問。以上六條。愚兄擬請旨施行。猶恐各督撫中有駁辨難行者。則功敗垂成。殊爲可惜。素仰居停公正。不阿江督。又係疆臣中之領袖。苟得其同意。不虞他省或持異議矣。我弟賓主間甚相沆瀣。可將兄意轉達之。但望其覆奏之摺。勿與兄意舐觸。則烟害庶有肅清之日矣。因兄與陶公素無深交。未便直接磋商。故煩吾弟作先容也。兄元撫手草。

與掄弟（商酌戒烟藥方）

來書俱悉。禁烟章程。已得陶制軍同意。欣甚慰甚。所云革弊盡善矣。惜少救弊之法。具見陶公爲政以德。不尙嚴刻也。夫欲救此弊。祇有酌定完善戒烟藥方。欲定戒烟藥方。須先研究食烟後。因何精神抖擻。癮來時。因何呵欠頻作。精神疲憊。蓋由人之喉管有二。食管以主飲食。下達二腸。氣管以主呼吸。周通五臟。氣管本屬清虛。不受一粒半滴之物。而烟乃有氣無形之物。故可吸入呼出。往來於五臟。雖

其氣已去。而其味常留。但人之所以得生者。胥藉胃間所納穀氣。循環於經絡。以培養其精神。食烟時。雖能提攝精神。不過片時之興奮。其臟肺慣得烟氣。以剋穀氣。因是滋養力缺乏。面色枯槁而羸瘦矣。凡食鴉片烟者。視五穀猶可緩。惟對時不食烟。則癮作而全身疲倦。其故由於正氣爲邪氣所制耳。按鴉片性毒而淫。味濇而滯。色黑而入肝腎。故一吸而能透於筋肉骨髓之中。一呼又能達於肢體皮毛之杪。遍身內外。無處不到。是以烟纔下咽。自頂至踵。頓覺舒暢。由漸而常。由常而成癮。內而臟腑經絡。外而耳目手足。皆必得此烟氣。而後能安。一旦無之。腎先告乏。而呵欠頻作。肝亦困憊。而涕淚交流。血液滯流。而精神疲憊矣。溺乎其中者。至是而適受其困。然溺而知戒。不過困於一時。溺而不戒。則直徇以身命焉。以烟氣剋穀氣。引邪奪正。其能久乎。果其戒之。並非難事。祇須立志堅定。體之壯者。無藥方亦可斷絕。惟受癮深。氣體弱者。無藥方殊難斷絕。爰擬前後兩方。前曰忌酸丸。後曰補正丸。忌酸丸。以烟灰和藥爲之。緣初戒時。不能遽絕烟。故以烟灰代之。藥共十四味。重用附子者。取其走而不守。能通行十二經也。佐之以柴胡之左旋。

升麻之右旋。沉香之直達下焦。四者相合。則徹乎上下表裏。頃刻而能徧及全身矣。因吸烟之人。中氣無不傷。氣傷則不能化精。而血遂衰。故用參芪以補肺氣。白朮以補脾氣。陳皮木香以利諸氣。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。且連柏能殺附子之毒。天麻能止氣血兩虛者之昏暈。甘草補中益氣。並能引和諸藥。烟灰能抵夙癮也。此方氣血兩補。煉以爲丸。吞入於胃。行氣於五臟。輸精於經絡。俄頃間亦能徹頂踵。遍內外。是以烟癮不起。諸病不作。且有沉香木二香薰蒸五臟。故吞丸數日後。若再吸烟。不獨臟氣與之扞格。卽鼻中聞之。亦嫌其臭矣。補正丸卽以忌酸丸之方。減去附子黃芪木香并烟灰。其餘藥味分量均與忌酸丸方同。凡戒烟者。先單吞忌酸丸五日。六日起每日減忌酸丸一丸。加補正兩丸替之。減兩丸則以四丸替之。照此遞推。互相加減。至忌酸丸減盡。再單服補正丸一月。卽補正丸亦可不服。而癮自斷矣。愚兄訂定此方。試有效驗。惟因和有烟灰。若吞服後。接連食味酸之物。能令人腸斷而死。故以忌酸名。尤恐不知者。與酸味同食。殊爲危險。陶制軍素精醫道。煩我弟轉請正之。倘有解免忌酸之藥加入。則此方克臻完善。庶可進呈。

御覽。頒行各省。使世人得全身命以保餘生。慎國法而免刑戮。凡有血氣之人。有不覺悟自醒。迷途早返者哉。藥方製法附後。

忌酸丸方

生洋參五錢

白朮三錢

當歸二錢

黃柏四錢

川連四錢

炙黃芪三錢半

炙甘草三錢半

陳皮二錢半

柴胡二錢半

沉香二錢忌火

木香二錢忌火

天麻三錢

升麻一錢半

附子七錢

烟灰一兩後下

右藥共爲細末。入生附子七錢。用米泔浸透。濾乾。石臼中搗爛如泥。再入烟灰攪勻。麵糊爲丸。如小桐子大。平日有癮一錢。服丸三十粒。初服宜加多。五日後每日減去一丸。加補正丸二粒。以減盡爲度。

補正丸方（分量同前方）

生洋參

白朮

當歸

黃柏

川連

炙甘草

陳皮

柴胡

沉香

天麻

升麻

共爲細末。用蜜和丸。如小桐子大。以之頂換忌酸丸。

訓大兒汝舟（囑以簡便禁烟藥方傳播鄉里）

自黃鴻臚奏請嚴禁鴉片。有旨令各直省督撫妥議具奏。余擬具章程六條。并忌酸補正戒烟兩藥方進呈。得蒙聖鑒採錄頒行。惟二方中都用洋參。配合兩劑。需錢數十千。彼憚於斷烟者。固有所藉口。卽有志戒烟者。一時或乏此整款。勸人斷烟者。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。隨人施給。則刀圭雖可以救病。其如畏難苟安。何嗟夫。人孰不欲生。若不於此寬限期內求生。轉瞬限期屆滿。不死於烟。卽死於法。縱孽由自作。原不可活。然不教而誅。治民者太覺忍心。用是再定兩種簡便戒烟藥方。皆費錢極少。而收效甚捷。一曰四物飲。一曰瓜汁飲。藥味製法錄後。爾速照方抄錄。刊印三萬紙。遣人散發鄉里。庶使窮鄉僻壤之地。輿臺奴隸之微。苟一念知悔。無論有錢無錢。皆可立刻配合。則惡癖易除。而顯戮可免矣。

四物飲

赤沙糖一斤 生甘草一斤 川貝母七錢去心研細 鴉片灰三錢癮重四

錢

右四物。以清水十大碗。入銅鍋內煎兩三時。約存三四碗。愈濃愈妙。將渣漉去。汁貯磁甕內。置靜室透風處。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。各取汁一茶杯。以開水溫服。吃烟多者。須依食烟次數加食二三次。癮自可斷。如烟癮重大。取漉出之渣。加水重煎。十杯煎成一杯。照前法再服。必效。

瓜汁飲

南瓜正在開花時。連花葉根藤一併取起。用水洗淨。入石臼中合而擣之。取汁常服。半月後夙癮盡去。甫經結瓜者。連瓜擣之。亦可用。

本草載。南瓜甘溫無毒。補中益氣。截其藤擣汁。誤吞生烟者服之。卽不死。是其解毒如神。故除癮亦極效。此物在夏秋間。荒僻村野。隨在皆有。取之不窮。不費分文。勸人戒烟者。宜多取此汁。廣貯罈瓮。留以濟人。可謂不費之惠。

與族弟芝汀（囑咐襄河隄工宜分等籌防）

茲值大汛。襄河堤工。保障數十縣人民財產。我弟宜以身作則。日夜認真籌防。則在事人員。庶不敢墮。玩忽。愚兄素不喜援用私人。惟河工關係至巨。不敢貿然。

委諸外人之手。素悉老弟謹慎耐勞。必能肩此重任。惟隄工寥闕。籌防若不分等次。愈覺茫無頭緒。防備難周。故宜將南北兩岸隄工。量明丈尺。細驗工程。分爲最險。次險。平穩。三項。凡迎溜頂冲。隄前嫩灘塌盡。或對面有沙嘴挺出。以及土性沙鬆。屢築屢潰之處。列爲最險。若灘窄溜近。而河形尙順。隄雖單薄。而土性尙堅者。列爲次險。至河灘寬遠。隄埝高厚者。列爲平穩。既別等次。籌防較有把握。然此僅識目前之形勢耳。由來之歷史。亦不可不知。查襄河河底。從前深皆數丈。自陝省南山一帶。及楚北鄖陽上游之深山老林。盡行開墾。栽種包穀。山土日掘日鬆。遇有發水。沙泥隨下。以致節年淤墊。自漢陽至襄陽。愈上而河愈淺。兼之漢水性善曲。一里之近。竟有紆迴數折者。此岸坐灣。則彼岸受敵。正溜既猛。卽迴溜亦狂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。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。惟所潰三處。受患輕重。各有不同。潰在下游者輕。上游者重。潰在支隄者輕。正隄者重。所以籌防宜注重上游。與正堤也。如漢川以下。爲漢瀆尾閘。本不設堤。謂之廠畝。自此而上。沔陽高於漢川。潛江。天門。高於沔陽。京山。鍾祥。又高於天門。潛江。設使上游失事。如頂灌足。卽成巨災。

今年五月中旬水漲甚驟。幾於漫隄。幸愚兄上年閱視襄河。上游隄工。皆加厚釘樁。本屆幸得保全。其報潰之白魚坑。長湖坑。一係下游。一係支隄。故災害較輕。現在長湖坑已補築完竣。白魚坑既已釘樁。我弟宜督催該地業民搶築。目前水勢雖稍落。猶恐秋汛復漲。禾稼在地。守護又宜格外認真。而最要之點。莫如鍾祥京山交界處之隄工。我弟當移駐王家營。其地有黃州府通判周存義創建之石壩三道。十餘年來。捍禦極爲得力。現宜挑溜護堤。將該石壩加培高寬。益臻鞏固。庶足以阻障狂瀾。更有京山第五段之張家口。與鍾祥第三工之萬佛寺。隄身壁立。均極險要。我弟宜督同該府縣估辦護壩。并相勢築做盤頭。於迎溜各段。拋填堅大塊石。務必斜長入水。追壓到底。方足以資禦護也。愚兄繫念河防。爲百萬生靈之身家性命所倚托。不憚將籌防計劃。絮聒以告。望我弟明辨而篤行之。緊要工程。宜常臨監察。至要至要。

與楊遇春（函飭儲存備荒銀穀）

鎮筭之民。生長於崇山峻嶺間。性情剽悍。膂力剛強。用之於制勝。實能奮勇爭先。

聚之於平時。難免恃強生事。駕馭之法。本較別處爲難。從前所以設立苗疆屯防。原爲懾服羣苗起見。今苗民久經安貼。而營屯轉成積重之形。明知兵勇太多。而礙難裁減。若輦聚集一處。角勝爭雄。偶有藉端。則此倡彼和。稍不遂意。卽逞忿忘生。久已習爲固然。恬不知怪矣。自老弟接辦營屯事務以來。能抉其病根。大加訓飭。曉以利害。咸知感激。苟非老弟秉公克己。奚能懾服犷悍之民。然而易感者。人心難移者。本性。况該處山田磽瘠者多。收成本薄。而又路途險隘。與別處米穀不通。今年雨水調勻。堪稱樂歲。倘值年成荒歉。各兵勇事畜無資。卽難保其盡能安謐。欲籌消弭後患之策。惟有整頓從前儲備之銀穀。歷年因屯田歲租缺額。各項經費不敷。逐漸借支無多。現宜設法籌補。務足原數。存貯備荒。則雖遇歉歲。弗虞屯兵之譁變矣。未雨綢繆。幸早圖之。

與楊遇春（函飭勸化倡議歸還鎮軍屯田）

據報鎮軍民人。近日傳播謠言。謂嘉慶初年。民田暫令歸公。原許於三十年後。仍還民產。此時年分已過。應請歸還。聲言於制軍到鎮時。整備聯名呈懇云云。未識

老弟亦得此風聞否。此事關係營屯至巨。若果衆心一致。務欲取還屯田。則練勇之養贍。將何所取償。着卽查拏首先倡議之人。到案勸化。一面廣爲宣佈。謂從前苗匪四出焚殺。鎮算民田。盡爲苗佔。卽未佔者。亦不能耕種。無非四散流亡。任其荒廢。若不團練丁勇。何以戡定頑苗。若不均出屯田。何以養贍丁勇。豈可於安常處順之後。頓忘同仇敵愾之心。轉欲自撤藩籬。甘尋覆轍耶。祇恐官廳之宣諭。不及奸徒之謠言。容易聳人聽聞。是宜猛以濟寬。嚴密查禁。倘再有以此議煽惑平民者。卽須嚴拏究辦。總之鎮算爲苗疆最要之區。而督署在武昌省城。相距將及二千里。實有鞭長莫及之虞。例如客歲鎮算兵勇戕害委員蘇清阿。幸得老弟在籍聞知。相隔僅百里。得以星夜奔赴。彈壓所全。頗爲不少。若待省城派兵馳援。只恐緩不濟急矣。是以奏請聖恩。以邊防重任畀之老弟。而老弟猶以年老耳沈。恐不足以副聖恩委任。一再固辭。夫聞變則勇往直前。論功則遜謝不敏。歉抑太過。非豪傑之士所宜。况老弟精神步履。均屬健旺。惟聽言稍多之際。間有一二語聽不真切。不過需人複述一番。有何妨礙。邊防重要。朝廷正資倚畀。毋再固辭。宜卽

振刷精神。查明造謠民田歸公之奸宄。則練勇盡深感激。辦事愈覺順手矣。

與鄭夫人（告知使粵查辦販烟夷商）

此次進京。陛見。本擬乞假歸里祭掃。不料於十一月十五日。欽奉諭旨。使粵查辦海口事件。於二十三日。陛辭出京。經由直隸山東。皆無停滯。惟江西途次。連遇大雪。河凍泥溜。水陸均未能僦行。比及雪霽。加緊前進。直至正月下旬。始抵粵省。仰仗天威所被。震懾民夷。是以駐省年久之夷商。渣噸。驚聞特派查辦之旨。即請牌下澳。附搭港脚。喚船回國。伶仃洋。蘆船內有港脚基船。及咪喇啞國。小呂宋等。共夷船十八隻。亦一同起碇開行。惟思夷情詭譎。既有鴉片在船。未必遽甘回國。乘其計窮思遁。趁勢盡行驅逐。以爲正本清源之計。不過茲事體大。未敢擅專。業已專摺奏請諭令師船。駐泊洋面。堵截夷船售私。若能將夷船驅逐盡淨。則鴉片之來源斷絕。禁烟較易奏功矣。家中大小平安否。兩兒讀書。爾亦當留意督促焉。

訓三兒拱樞（訓誠專心讀書）

字諭拱兒知悉。爾年已十三矣。余當爾年。已補博士弟子員。爾今文章尙未全篇。

並且文筆穉氣。難望有成。其故由于不專心攻苦所致。昨接爾母來書。云爾喜習畫。夫畫本屬一藝。古來以畫傳名者。指不勝屈。不過泰半是名士高人。達官顯宦。方足令人敬慕。若胸中茅塞未開。所畫必多俗氣。只能充作畫匠耳。若欲成畫師。須將腹笥儲滿。詩詞兼擅。薄有微名。則畫筆自必超脫。庶不被人賤視也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奸夷呈繳鴉片）

鴉片來自外洋。毒流中國。誠如夫人所云。烟毒等於砒礪。砒礪能入藥。故法律不禁。而用砒以殺人者。定例當死。則私售鴉片之奸夷。彷彿用砒殺人。砒毒祇殺一人。已罪犯不赦。烟毒能死千萬人。其罪當寸磔矣。此言洵是確論。余此次奉命使粵。仰賴天威遠播。奸夷薑船二十餘隻。先已開離原泊之伶仃洋。以明其不敢違抗。實則每船內都貯存鴉片千餘箱。未必遽甘拋棄。不過暫避一時。不久必將復來。并且內海匪船甚夥。難保不潛赴外洋。勾結售賣。爲杜絕根株計。必須將薑船藏烟。悉數燒燬。遂與粵省酌商妥洽。公同傳訊洋商。將諭帖發給。令其齎赴夷館曉諭。立限稟覆。原來各國買賣。以暎咭喇爲較大。該國派有四等職夷人義律。

駐澳門經管商榷。謂之領事。那知發諭之後。各國皆觀望於暎夷。暎夷又皆推諉於義律。延不稟覆。旋義律由澳門進省。而奸夷嘸咄等。希圖乘夜脫逃。幸得查知。截回。遂照向例。將各夷住泊黃埔之貨船。暫行封閉。并將夷館中買辦工人一律暫撤。并派兵嚴守要隘。不許夷人往來。由是該夷等信息不通。疑慮驚惶。始自悔悟。由該領事義律稟復。情愿呈繳鴉片。余隨帶各員。由省乘舟抵虎門口。夷商躉船二十二隻陸續駛來。繳出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。每箱裝整土四十箇。計重一百二十斤。分派各委員隨收隨驗。運省貯存。候旨銷燬。并取具各夷人永不來帶切結。凡繳出鴉片一箱者。酌賞茶葉五斤。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耳。余此次初奉查辦海口之旨。深恐奸夷頑梗。不服禁令。不料未折一矢。未傷一將。奸夷已俯首帖服。太覺容易矣。奸夷素來刁詐。只恐陽奉陰違。迨余離粵。仍舊捲土重來。朝廷再派大員查辦。奸夷依然聞風逃避。則烟害永無肅清之望矣。是擬諭飭各夷商。取具永不販賣鴉片甘結。粵民庶有來蘇之望焉。

再致鄭夫人（寄示諭飭夷商不准販買鴉片原稿）

來信索閱諭夷告示。具見夫人亦頗關心烟害。知足以貧民弱國。深願其早日肅清爾。現在粵中開館者已絕。興販者亦鮮有。所慮夷商藉貿易爲名。私地帶土運銷。是以示諭各夷商。取具永不販賣甘結。示稿甚長。摘錄於後。

諭各國夷人知悉。照得夷船到廣。通商獲利。不論所帶何貨。無不全銷。欲置何貨。無不立辦。是以從前來船。每歲不及數隻。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。我大皇帝一視同仁。准爾貿易。爾纔沾得此利。倘一封港。爾各國何利可圖。爾等感恩卽須畏法。利己不可害人。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烟。帶來內地。騙人財而害人命乎。此爲人心所共憤。亦天理所難容。大皇帝聞而震怒。必盡除之而後已。所有內地人民。販鴉片開烟館者。立卽正法。吸食者亦議死罪。爾等來至天朝。卽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。本大臣蒙大皇帝欽派前來查辦。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。卽已不可姑容。惟念究係遠人。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。今與明申約法。不忍不教而誅。查爾等現泊伶仃等洋之躉船。存貯鴉片甚多。意欲私行售賣。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挐。豈復有人敢爲護送。則又何苦貯在夷躉。久梃大

洋。不獨徒費工資。恐風火更不可測也。合行諭飭。飭到該夷商等。速卽遵照。將
躉船鴉片。盡數繳官。由洋商造具清冊呈官驗收燬化。以絕其害。一面出具夷
字漢字合同甘結。聲明嗣後來船。永遠不敢夾帶鴉片。如有帶來。一經查明。貨
盡沒官。人卽正法。字樣。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。如果本大臣所諭。已來者盡數
呈繳。未來者斷絕不至。是能悔罪畏刑。尙可不追既往。本大臣卽當奏懇大皇
帝格外施恩。不特寬赦前愆。並請予賞犒。以獎其悔懼之心。此後仍許其照常
貿易。既不失爲良夷。且營正經買賣。正可獲利致富。豈不體面。倘執迷不悟。猶
思捏稟售私。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。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。是皆有心違抗。怙
惡不悛。雖以天朝柔遠綏懷。亦不能任其藐玩。應卽遵照新例。一體從重懲創。
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。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。而不賣鴉片之良夷。亦不
可不爲剖白。有能指出奸夷。責令呈繳鴉片。並首先具結者。卽是良夷。本大臣
必先優加獎賞。禍福榮辱。唯其自取。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。限三日內
回稟。一面取具切實甘結。聽候會同督撫。示期收繳。毋得觀望。諉延。後悔無及。

特論。

致關天培（籌設虎門口排練砲臺）

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當此取締夷商私售。收繳蘆船存土之時。各國奸夷。都蒙絕大損失。各夷銜恨歸國。豈甘默爾而息。若捏詞赴訴於各該國主。派兵船來興問罪之師。粵省海口首當其衝。縱天威遠震。各小國未必敢捋虎鬚。究宜預爲設備。以免臨時張皇。業已會同鄧制軍。奏請于虎門口添置砲台。已蒙降旨允准。現擬着手佈置。親乘師船。遍覽虎門要塞。四面形勢。皆可瞭望。實屬險要天成。自伶仃大洋過龍穴而北。兩山斜峙。東曰沙角。西曰大角。由此以入內洋。是第一重門戶。進口七里至橫檔山武山之間。是第二重門戶。再進五里。則爲大虎山小虎山。是第三重門戶。橫檔沙角武山大虎山大角山。都已築有砲台。老弟因見大角沙角兩砲台中。隔海面一千數百里之遙。兩邊砲火均難得力。只宜作爲望台。遇有應行防堵之時。放砲報信。不能資以防守。洵屬確論。其武山鎮遠橫檔三處砲台。形如品字。中隔水面三百餘丈。砲火可期得力。惟南山砲台。地勢過高。砲子易於

冒過船頂。現宜減低一二尺。其餘各砲台。原建牆堞。俱嫌單薄。現宜一律加築堅厚石牆。添置七八千斤大砲數十尊。分別安置。又宜於橫檔山前。海面較狹之處。創造粗大鉄鍊木排。安根兩岸。木排兩端繫以錨纜。設划船四隻。水兵一百二十名。管以把總二員。無事則中間常開。以通出入。如須防堵。則關閉。迅速。即謂夷船堅固。能將木排鉄鍊衝斷。而越過一層。尙有後層阻擋。羈絆多時。各砲台各開巨砲轟之。立成灰燼矣。惟此項工程。最易損壞。即使全用巨木粗鍊。而日被鹹水泡浸。加以朝夕蕩搖。自不能無損。百密不任一疎。設或遷就怠延。則寸節偶乖。即全局爲之鬆勁。老弟於排鍊一事。久已殫精竭慮。寢食以之。而於砲台工程。亦然經驗富足。現在日日躬親督造。工程自臻完善。惟須教練守台守排兵士。操演精熟。則臨時自可應付裕如也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用石灰鹽滷銷化烟土）

利之所在。弊即隨之。何況鴉片爲貴價之品。故銷燬之時。偷漏調換。弊竇百出。本屆夷商呈繳煙土二萬餘箱。每箱四十箇。即以現在價值計。不下一千數百萬圓。

本擬解京燬銷。朝廷爲程途遙遠。稽察難周。易滋流弊。着令就近燒燬。余向來監視燒土。拌以桐油。其法未善。蓋燒過之後。有殘膏餘瀝。滲入地中。積慣煎烟之人。竟能掘地取土。十得二三。是流毒仍難盡絕。此次烟土過多。當別謀銷燬之法。廣諮博訪。知鴉片最忌鹽滷與石灰。熬膏者投以灰鹽。卽成渣沫。不能收合成膏。余遂採用此法。先於海灘高處。挑挖兩池。平鋪石底。四旁欄樁釘板。前面設一涵洞。後面通一水溝。池岸四圍廣樹柵欄。中設棚廠。爲文武號弁查視之所。其浸化法。先由溝道車水入池。撒鹽成滷。所有箱內烟土。逐箇切成四瓣。投入滷中。泡浸半日。再將整塊燒透石灰。紛紛投下。頃刻便如湯沸。不爨自燃。復雇夫役。各執鉄鋤木爬。往來翻截。務使顆粒悉化。俟至退潮時。啓放涵洞。隨浪送出大洋。每化一池。必用清水洗滌池底。以免套搭牽混之弊。傍晚停工。四圍柵欄全行封鎖。當銷鎔之際。濃油上湧。渣滓下沈。臭穢熏騰。不可嚮邇。乃悟此物之能促人年壽。槁人形骸者。蓋製造時。用物取精。別有奇秘方術。非僅如內地栽種罌粟。刮漿熬製已也。舅嫂夫人烟癖。可曾戒除否。若再因循坐誤。轉瞬一年限期屆滿。烟土既無購處。

並且任人告發。後悔將無及矣。勸其從速戒絕爲要。書不一一。餘俟續告。

致鄭夫人（詳告轟擊夷船情形）

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例如奉命使粵之初。以爲奸夷必然違抗。鴉片決不肯呈繳。孰知躉船聞風先逃。鴉片盡數繳出。以後自可無事矣。而今尖沙嘴忽來英國兵船。開炮轟擊我師船。此事起因。盡由噤夷領事義律貪詐成性。反覆彌常。雖已具結。仍未悔罪。暗將噤夷兵船賄招來粵。名爲護貨。陰實運私。余遂令開提督率師船常駐虎門外之沙角嘴。間赴穿鼻洋面來往稽查。各國貨船。須經驗明具結。方准帶進黃埔。有暎國貨船曰噹哪。於九月廿八日。正在入口。忽來暎國兵船二隻。一曰吐噤。一曰噤噹。硬將已具結之噹哪貨船。迫令折回。不許進口。開提督聞而詫異。正在查問。吐噤號不問情由。先開大炮轟擊。開提督揮令後船協力進攻。親督弁兵開放銅炮。打斷吐噤船頭。拉索者紛紛跌入海中。接戰約及一時。吐噤船上帆斜旗落。且禦且逃。噤噹亦隨同遁去。我軍本欲追擊。無如師船下旁灰路。多被夷砲擊開。漸見進水。勢難遠追。而夷船旁底。皆整株番木所爲。兼用

銅包。雖砲擊亦不能遽透。是以仍能疾駛而逃。此事情節。甚屬離奇。蓋暎國商船。遠涉重洋到此。我國師船許其進口。而該國兵船反不許其進口。豈非怪事。旋經查悉。由於暎國領事義律。與圖賣鴉片之奸夷。暗中私邀夷埠兵船前來。以張聲勢。每次送給勞金。數至巨萬。當余前次諭令夷商具結。義律邀該國富商集議。義律則慮人之正法。各商則慮貨之沒官。皆反覆刁難。不願具結。旋有良夷噹啞。嚙喇二船。首先與他國夷商一體遵式具結。而義律與該國奸夷。用是痛恨噹啞。慝吐噤兵船。與之尋衅。釀成此事。奸夷之鬼蜮。殊令人無從捉摸也。

覆弟元掄（告知疊次轟擊夷船情形）

來函詢問辦理奸夷情形。爰爲我弟一詳述之。前月暎國兵船無端尋衅。受創逃竄。避匿尖沙嘴洋面。該處羣山環繞。險要天成。若任其負嵎縱壑。後患無窮。遂派重兵駐守官涌山。恰當夷船脊背之上。夷船見山上駐兵。勢難安居其下。竟敢糾泉屢放三板。持械上坡窺探。卽經派駐該處之兵官。率隊截擊。傷二夷人。餘衆滾崖逃生。次晚各夷船。竟排列海面。齊向官涌營盤開砲仰攻。幸我軍紮營得勢。砲

子不能着。我軍放砲回擊。遙聞夷船齊聲喊叫。究竟轟斃幾人。因黑夜不得而知。余知夷船僅受小創。決不干休。卽挑撥得力大砲六門。委弁解往官涌。以資轟擊。並派熟悉地勢之員弁。馳往相度山梁形勢。分五路安設砲位。夷人在船桅上窺見山上安砲。延至起更時。連放大砲攻打。我軍亦以五路大砲重疊還擊。遙聞打破船艙之聲。不絕於耳。該夷初猶開砲抵拒。激戰兩時。只聞呶啞叫喊。竟無回擊砲彈。各夷船燈火俱行滅息。棄旋潛逃。天明瞭望。約已逃去半數。有一雙桅三板。在洋面半沈半浮。餘船遠遠停泊。次日又有夷船向內開行。意圖報復。被我軍瞭見。五路山梁齊放大砲。正打夷船艙面。擊倒數人。落海漂去。在旁探水之夷。划亦被擊翻。後船驚見。都倉皇遁去。夫來華貿易者。惟嘆夷最爲刁惡。此次衅自彼開。經我軍勦辦之餘。於澳門不能陸居。於尖沙不能水處。若果嘆夷憚於具結。竟皆歇業不來。正他國夷人所禱祠而求。與其開門揖盜。何如去莠安良。於吾國禁烟前途。亦大有裨益也。吾弟來函云。嘆夷聲威遠播。故敢私售毒物。以禍我國。幸勿操之過激。釀成國際交涉。持論不爲無見。然奉法者來之。抗法者去之。實至公無

私之義。凡外夷來粵者。無不以此爲衡。並非獨爲嘆咭喇而設也。此時他國貨船。遵式具結者。固許進埔。卽嘆國貨船。亦不因其違抗於前。而並阻其自新於後。祇須遵式具結。查明並無鴉片。便是良夷。不惟許其進口。且必保護安全。倍加優待。如首先具結之嘑喇噹哪二船。面加慰諭。該嘆夷咸知感激。則縱有奸夷回國。訴怨。尙有良夷在粵爲證。足以箝制奸夷之口。朝廷綏靖華夷之德。原本一視同仁。奸夷自外生成。不肯作正當貿易。務欲爲此違法之事。嘆國食肉者。雖鄙。未必甘爲奸商作傀儡也。質之吾弟。以爲何如。

與鄧杏春（商派幹員斷絕嘆夷貿易）

鴉片來自嘆國。乃屬奸商貪利售私。流毒中華。其害甚於洪水猛獸。現在雖已呈繳銷燬。然大利所在。難保奸夷永不挾帶來華。聖主爲一勞永逸計。降諭斷絕嘆夷交易。惟徒法不能自行。必須派精明幹練之員。扼要駐守檢查。凡各國來華貿易貨船。俱進黃埔。而坐莊商夥。多僑居於澳門。探行市。清賬目。固在此。而操奇贏。通詭祕。亦在此。是澳門實爲總匯之區。狡窟旣多。漢奸因之鬻集。教揉升木。靡所

不爲主西洋夷人。雖稱恭順。而不耕不織。專恃懋遷。罔利之謀。變幻百出。現經停止。嘆夷交易。難保其不私相串囑。代運代銷。弊竇一開。漏卮依舊。不可不大爲之防。查澳門原有同知一員。駐筭前山寨。專司夷務。布置本極周詳。惟近日夷人變詐多端。港務愈形吃重。當此認真釐剔之際。控馭尤貴得人。必須官職較大之員。方足以窮竇源。而制驕縱。新授高廉道易中孚。隨弟辦事有年。儉約自持。能耐勞苦。治事亦勇敢。諒早在兄台洞鑒之中。弟蒙聖恩。飭赴兩江督任。本擬奏調該員。惟念鴉片關係至巨。需有幹員襄辦。擬卽委該道駐筭澳門。查辦夷務。舉凡稽察澳夷額船。斷絕嘆夷冒混。緝拏漢奸接濟。一切責成該員認真辦理。其高廉道本任政事較簡。儘可包封在澳覈辦。倘兄台以爲兼顧難周。不妨派員暫署道篆。惟澳門華夷雜處。布惠尤貴宣威。小事修刑。大事修戎。實爲事所時有。旣經畀以事權。卽當予以兵衛。請將前山寨原有內河水師都司一員。兵士三百六十三名。撥歸該道節制。遇有緩急。聽其調遣。愚昧之見如此。未識高見以爲然否。

覆弟元撫（告知奸夷墮噸畏罪先逃）

我弟來書。謂欲除粵省烟害。須先嚴辦奸夷渣噸。旋見楊殿邦等條奏。其摺內所指。亦以該夷人爲奸滑之尤。故兄於出京之前。卽先密遣捷足。兼程赴粵。查訪其人。以觀動靜。在途卽得報告。謂奸夷渣噸。係暎咭喇國所屬之港脚人。盤踞粵省夷館。已歷二十年。混號鉄頭老鼠。與漢奸積慣串通。鴉片之到處流行。實以該夷人爲禍首。伊僅係夷中之一奸販。並非暎國有職之人。祇以狡黠性成。轉恃天朝柔遠之經。爲伊護符之計。其因售私積資。以成巨富云云。迨余抵廣東省城。該奸夷業已聞風遠颺。蓋去年臘月。此間已互相傳播。謂欽差一到。首拏渣噸究辦。該夷人遂請牌下澳。搭船回國。是其飽則颺去。固爲鬼蜮常情。要在使之不敢再來。乃爲善策。所有停泊伶仃洋面藏石鴉片之各躉船。亦已先後開動二十隻。雖夷情叵測。難保不游奕往來。而其聞禁令森嚴。心懷畏懼。已可概見矣。此時查辦機宜。惟有外樹聲威。內加慎重。陽示鎮靜。陰肅防維。使之生嚴憚之心。而發悔懼之念。然後曉諭禁止。皆非空言。至廣東興販吃食之人。固倍蓰於他省。然聞欽差查辦。皆有懼心。自銷化躉船鴉片二萬餘箱後。興販者不能不斂迹。吸食者亦不能

不戒絕。惟民情因見從前旋查旋止。以爲官禁未必久長。不免猶有觀望希冀之想。愚兄入境後。聞民間無不私探罪名之輕重。與新例之曾否頒行。大抵惟生死關頭。足以使其震恐。故余主張頒定論死之例。而寬一年之期。卽吸食莫多於廣東。亦可限外無人罹法矣。若寬則生玩。不惟未戒者不戒。卽已戒者亦必復食。稍縱卽逝。恐仍不可剗此錮習也。

與弟元掄（寄示諭嘆咭喇國王檄）

奉旨擬諭嘆咭喇國王檄。遷延日久。未卽進呈者。並非畏外夷之勢。不敢下筆。乃因各夷人呈繳躉船鴉片。辦理正屬應手。外國遠隔重洋。尙可暫緩檄行。而我弟尤小心翼翼。來函索閱底稿。夫夷商售烟。各國法律所不許。理屈在彼。何患措辭之失當。儘可大書特書。不愁外夷之不帖然懾服也。茲將檄文抄錄于後。便中與陶制軍一閱。倘彼有批駁處。卽書函告我。以速爲貴。猶及改易。至囑至囑。

附諭嘆咭喇國王檄

爲照會事。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。一視同仁。利則與天下共之。害則爲天下

去之。蓋以天地之心爲心也。貴國王累世相傳。皆稱恭順。觀歷次進貢表文。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。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。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。感激天恩。是以天朝柔遠綏懷。倍加優禮。貿易之利。垂二百年。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。賴有此也。唯是通商已久。衆夷良莠不齊。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。以致毒流各省者。似此但知利己。不顧害人。乃天理所不容。人情所共憤。大皇帝聞而震怒。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。會同督撫查辦。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。皆應處死。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。則其貽害深而攪利重。本爲法所當誅。惟念衆夷尙知悔罪乞誠。將蘆船鴉片悉數繳出燬化。本大臣等據實具奏。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。以自首者情尙可原。姑寬免罪。再犯者法難屢貸。立定新章。諒貴國王嚮化傾心。定能諭令衆夷。兢兢奉法。但必曉以利害。乃知天朝法度。斷不可以不凜導也。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。是固明知鴉片之爲害也。既不使爲害於該國。則他國尙不可移害。况中國乎。中國所行於外國者。無一非利人之物。利於食。利於用。利於轉賣。皆利也。如茶葉大黃。外國所不可一日

無者也。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。則夷人何以爲生。又如蠶絲糖料薑桂綢緞磁器等。外國所必需者。曷可勝數。而外來之物。皆不過以供玩好。可有可無。何難閉關絕市。而天朝於茶絲諸貨。悉任其販運。絕不靳惜者。利與天下公之也。該國帶去內地貨物。不特自資食用。且得以分售各國。獲利三倍。卽不賣鴉片。而其三倍之利自在。何忍更以害人之物。恣無厭之求乎。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。喚國誘人買食。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之也。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。來粵之船。皆經頒給條約。有不許攜帶禁物之語。是貴國王之政令。本屬嚴律。祇因商船衆多。前次或未加察。今行文照會。明知天朝禁令之嚴。定必使之不敢再犯。今定華民之例。賣鴉片者死。食者亦死。試思夷人若無鴉片帶來。則華民何由轉賣。何由吸食。是奸夷實陷華民於死。豈能獨予以生。被害人一命者。尙須以命抵之。况鴉片之害人。豈止一命已乎。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。定以斬絞之罪。所謂爲天下去害者此也。復查本年二月間。該國領事義律。以鴉片禁令森嚴。稟求寬限。英國本地十月。印度屬地五月。然後遵行新例。

等語。今大皇帝格外天恩。倍加體恤。凡在一年六箇月之內。誤帶鴉片。但能自首全繳者。免其治罪。若過此限期。仍有帶來。則是明知故犯。卽行正法。斷不寬宥。可謂仁至義盡矣。該國夷商。欲圖長久貿易。必當慎遵憲典。將鴉片永斷來源。切勿以身試法。王其詰奸除慝。以保久爾有邦。益昭恭順之忱。共享太平之福。幸甚幸甚。接到此文之後。卽將杜絕鴉片緣由。速行移覆。切勿諉延。須至照會者。

與弟元掄（論暎領事義律之種種違法）

暎夷領事義律。桀驁成性。反覆無常。自收繳躉船鴉片後。凡有夷船來粵。須經驗明。方准進口。忽義律遞呈一稟。謂本國船隻進埔。須候奉到本國主批諭。方可明白轉飭。或蒙格外施恩。令在澳門裝貨等語。接閱之餘。始知該領事別蓄詭謀。蓋澳門孤峙海隅。實可周通內地。向惟西洋夷人。准設貿易額船。起卸貨物。不納關稅。暎夷久深豔羨。故於繳土之後。希圖破例效尤。此端一開。則粵海關幾同虛設。且貨船皆從該國給予牌照。令赴內地。豈有已經到粵。始候該國王批諭之理。遂

於稟內指破其奸。義律詭計不行。闇然消沮。以後凡有批諭。伊皆不肯接受。該國貨船陸續來粵。已有三十餘隻。無不早望進口開艙。乃被義律一人阻撓。以致貨物霉爛。業已怨懟同聲。五月二十七日尖沙村中。有民人林維喜。被嘆夷酒醉行凶。棍毆斃命。見證鄉隣。僉稱嘆國船上夷人。諭令義律交出兇夷。照例辦理。遷延兩月。延不肯交。該領事肆意違抗。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。查嘉慶十三年。嘆國兵頭在澳門違犯禁令。欽奉諭旨。禁絕柴米。斷其接濟。現亦援用此法。禁絕義律柴米食物。撤其買辦工人。並令西洋夷目。協同我水師。驅逐嘆夷。義律遂率其家眷。暨奉逐未去之嘆夷五十一家。悉行遷避出澳。寄住尖沙嘴貨船及空蕙船中。該夷平日飲食居處。華靡相夸。今寄住客船。顯有抑鬱難堪之狀。彼既不遽返國。必然不肯捨棄貿易。稍受折磨。必復帖然就範也。我弟前謂欲除粵省烟害。祇須嚴辦奸夷。渣噸。乃知渣噸早已挾資返國。而今却被義律從中留難。殊堪痛恨也。

覆從弟嘯泉（告知追奪張石氏誥封始末情形）

來書謂愚兄辦理張石氏索款一案。殊欠公允。又云衰年寡孀。宜存矜恤。今不爲

追款。反奪其誥封。不虞啓奸徒賴債之風乎。我弟與張石氏結隣。僅得三四年。從前家世。諒未深悉。僅聽其一面之詞。莫怪用抱不平。今將張石氏之身世。爲我弟一詳述之。查張石氏先嫁鄭一。鄭乃廣東海盜之渠魁。黨夥蔓衍。橫行海上。倖逃顯戮。自伏冥誅。鄭一死後。該氏卽改嫁一之嗣子張保。保本係蟹戶。幼嗣鄭一爲子。自鄭死後。接管幫船數百隻。盜夥數萬人。劫掠商民。戕傷將士。其罪逆更甚於鄭一。粵省濱海村莊。受其荼毒之慘。至今閭巷傳聞。痛心切骨。至嘉慶十五年。張保始悔罪乞誠。當時粵省大吏。舍剿言撫。亦係爲民蘇困。事出權宜。始准予入伍。歷陞至福建閩安協副將。其繼室卽張石氏。於道光元年。請有封典。以疊作萑苻之眷屬。竟濫邀翟芾之光榮。查命婦夫亡再嫁。按律尙應擬罪。追奪。所以勵貞操而重名器也。今該氏係再嫁後請封。尤爲冒混。現尙恃係命婦。平空捏詐。伍耀南妄稱張保在日。曾於嘉慶十五年間。將銀二萬八千兩。交付職員伍耀南。生息置產。有書信收單爲據。道光二年夫故。四年該氏自閩回粵。回討被吞。控縣未結。當卽飭縣錄案申送核辦。旋據南海縣稟復。訊無中證爲憑。旋提兩造到轅面質。將

所繳信單。飭令伍耀南當堂寫字。核對筆蹟。迥不相符。捏造之弊顯然。况既稱嘉慶十五年交銀生息置產。維時張保已在廣東爲官。何難將伍耀南代置各產契據。收回執業。而轉任其侵收花息。至三十年之久。尤出情理之外。所執信單。爲此案要據。經比對筆蹟不符。明係捏造圖詐。姑念該氏現年六十有五。僅奏奪其誥軸。未予以反坐。已覺從寬發落。而我弟尤謂欠公允。誠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。愚兄與張石氏無仇。與伍耀南無德。聽訟只憑公理。既乖情理。又無中證。憑何法律。斷人出銀二萬八千兩。即使我弟代審。亦祇有斥爲捏詐耳。總之我弟居鄉。不宜與聞閒事。誰曲誰直。自有有司審斷。毋容過問。古語云。各人自掃門前雪。莫管他家屋上霜。願我弟三復斯言爲幸。

致鄭夫人（論嘆夷兵船遊奕情形）

外間悠悠衆口。都謂我激啓夷釁。殊不知實出聖躬獨斷。屢頒嚴旨。謂不慮諸臣操之過切。只愁諸臣畏之過甚耳。此次嘆咭喇夷船逗遛外洋。久不進口。旋據探報。各船都滿裝鴉片。進口恐貨物充公。人須正法。故逗遛外洋。誘引漢奸駕船往

購銀洋一圓。可買鴉片一斤。其值之賤。仍屬駭人聽聞。蓋因新例頒行。興販吸食者同罹死罪。苟於中無巨利可圖。誰肯捨生忘死。作此犯法買賣。當此禁令森嚴。各國商船皆已遵令具結。改營正當貿易。惟有暎夷陽奉陰違。依舊載運毒物來華。據云暎夷埠積存鴉片數百萬箱。若不運華。勢必付之一炬。血本攸關。殊不情願。故與該國領事義律密商詭計。私招土販。駕船運赴各地銷售。苟不從嚴查禁。烟害將瀰漫中國矣。遂密飭各將弁。於黃昏時帶領兵船火藥。及一切引火之物。乘夜駛近夷船停泊處。縱火燒燬夷船三隻。餘船逃遁一空。縱此一炬。暎夷貿易頓絕。該夷目遂揚言國王將派兵船多隻。即日來粵保護。旋據文武稟報。望見九洲外洋。來有暎國兵船十二隻。或泊九洲。或赴磨刀。或赴三角外洋。東停西竄。皆未敢駛近口門。彼知各口俱有砲台及利砲。故畏葸不前耳。按粵海要口。祇有虎門爲最。次卽澳門。與尖沙嘴。其餘外海內洋相通之處。雖不可勝數。然皆係淺水暗礁。夷船不能飛越。虎門各砲台。現已添置大炮。水陸各要隘。亦添兵把守。該夷兵船諒已探悉有備。故祇在外洋飄泊遊奕。別無動靜。第恐其在粵無可乘之隙。趁

此南風盛發。竄越閩浙蘇魯等省。業已飛咨各該省督撫。嚴查海口。協力籌防矣。夫余生逢盛世。得蒙宣廟特達之知。以進士選庶吉士。補御史。外任觀察。廉訪。以至封圻。聖恩隆重。雖捐軀滅頂。不足報其萬一。明知禁烟妨礙奸夷大利。必有困難。而毅然決然。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。蓋以身許國。但求福國利民。與民除害。自身生死。且尙付諸度外。毀譽更不計及也。夫人向不過問政事。而於禁烟一事。諒因外間嘖有煩言。謂余一世令名。將斷送於售私奸夷之手。用是深抱殷憂。而今嘆夷兵船來華。既不能在粵思逞。必然改竄他省。他省海口。皆無設備。苟有疏失。則該督撫必然諉罪於余之惹啓夷衅焉。則是非亦祇可聽之公論而已。

訓子汝舟（語誠持躬宜勤敬和睦）

字諭汝舟兒。爾叨蒙天恩高厚。祖宗積德。年纔二十八。已成進士。授職編修。是爲僥倖成名。切不可自滿。宜守三戒。一戒傲慢。二戒奢華。三戒浮躁。爾既奉母弟居京華。務宜體我寸心。常持勤敬與和睦。凡家庭間能守得幾分勤敬。未有不興。能守得幾分和睦。未有不發。若不勤不和之家。未有不敗者也。爾昔在侯官。將此四

字於族戚人家驗之。必以吾言爲有證也。爾性懶。書案上詩文亂堆。不好收拾。潔淨。此是敗家氣象。嗣後務宜痛改。細心收拾。卽一紙一縷。皆宜檢拾。伶俐以爲弟輩之榜樣。勿以爲是公子。是編修。一舉一動。皆須人服侍也。爾能勤。二弟皆學勤。爾能和。二弟皆學和。爾能孝。二弟皆學孝。爾爲一家之表率。慎之慎之。

覆鄭夫人（論禁烟嚴防栽贓誣陷）

來書云。京師人言藉藉。謂禁烟原欲爲民除害。今則害未除而弊百出。栽贓誣陷。層出不窮。此弊誠然有之。惟嚴拏鴉片。必須密查暗訪。而充此眼線之差役。泰半刁滑之徒。既不能不用此輩。而栽贓誣陷之弊。尤不可不防。是以諄飭各屬。凡帶差役眼線。查拏烟案。必先將派往之人。搜檢一過。無夾帶者。方許上前。獲到烟犯。卽令獲犯之差役。將如何查拏情形。當堂詳細供指。使烟犯聞知。無可狡賴。然後再向該烟犯追究鴉片來歷。以成信讞。而杜弊端。惟烟犯情節。各不相同。例如積慣與販家藏烟土。盈箱累篋。攬入別貨之中。地窖夾牆。藏於密室之內。一經破獲。爲數孔多。斷非外人所能栽贓預埋者也。所宜防者。零星小土。與熬熟之烟膏。價

賤物微。人心因而叵測。今年三月間。有清遠縣人鄧亞。帶假造烟膏一小盒。預藏莫亞三柴船內。鄧亞便引差役往拏。圖詐當經訪拏到案。治鄧亞以引得之罪。又有羅定人李二。攜帶烟膏至番禺縣桑周氏家。假稱搜得鴉片。詐取銀洋。又新會縣周超字。素知張亞信有錢怕事。便暗帶烟槍烟盒至其家。指爲張亞信之物。將其擄捉。圖詐銀三百兩未成。經該縣訪拏反坐。總之天下事利弊適均。但願早日一律肅清。永絕奸夷夾帶。則鴉片之來源盡絕。裁贓之弊亦可不禁而自無矣。

與弟元掄（論粵省弭盜爲難情形）

來書云。今歲江蘇各屬。盜案之多。數倍於去年。其故因連年水旱不時。天災迭見。飢民鋌而走險。以致盜劫時聞。而粵省盜賊。更視蘇省爲尤熾。雖已例上另立專條。以廣東內河劫案。夥聚四十人以上。或行劫三次。或脫逃二三年後就獲。應斬決者。均加梟示。恭請王命。先行正法。如是從嚴懲辦。而盜風仍未稍戢。蓋因粵省弭盜之難。別有數端。一則民盜難分也。他省之人民自民而盜。自盜。惟廣東則不然。平時耕種之農民。遇有資夜糾劫者。但以發財去三字。隨路招呼。鮮不欣然同

往故一同夥劫之人。彼此每不相識。甚至田舍素封。衣冠巨族。亦皆樂於一試。若惠潮地方。竟有以盜起家。輒因黨羽太多。人不敢指。官不得拏者。並有通族皆盜。通鄉皆盜。一拏卽恐滋事。不得不略審機宜。設法誘獲者。此盜風之所以特盛也。一則互劫難防也。他省之盜。只圖得財。廣東之盜。並因仇起。此村往劫彼村。此縣往劫彼縣。爲盜者並非貧苦。專爲挾釁行強。被盜者不卽呈官。輒先糾人報復。迨事過則彼此匿真情。以互控。並指局外爲主謀。妄扳富家爲窩主。此盜情之所以未易詰也。一則夥黨難究也。訪聞粵東巨盜。每先密結親信匪黨。發誓拜盟。如遇破案到官。彼此各自熬刑。不相供指。卽使供出同夥。非仇卽富。雖到案審明。立時省釋。而真夥早已聞風遠颺。此查緝之未易得實也。一則原贓難起也。盜案以贓爲憑。故別省緝盜。以贓爲先。廣東則盜賊移赴墟場。無不立時賣盡。及至輾轉售賣。大都不識姓名。是以歷辦盜案。獲贓者少。若欲逐案起贓。又恐差保藉端向當舖衣莊需索。而犯之狡展。案之懸宕。將因是而愈紛。此盜賊之未易起獲也。一則花紅難繼也。廣東積習。官欲捕盜。必須先出花紅。盜愈著名。花紅愈重。若稍吝嗇。

卽無從購覓線人。况花紅而外。解犯辦罪。所費尙多。地方官年遇數起盜案。賠累多端。恐開虧挪之漸。此捕盜之需款孔多也。以上各情。爲粵省捕盜困難情形。愚兄旣領封圻。務必力加整頓。不使徒託空言。保甲爲弭盜之源。巡警爲詰奸之要。水路設備巡船砲艇。陸路更練望樓保寨。均已諄飭水陸文武各員。認真舉辦。故本年春夏二季。獲盜一千三百八十八名。爲歷年所未有者。此後可期。萑苻稍戢。亦屬粵民之僥倖也。我弟因見江蘇各縣盜案衆多。詫爲奇異。試與粵省相較。只恐不及十之二三耳。

與烏少岩（密報嘆國兵船潛攻定海）

粵洋現有嘆船停泊。度其必通浙信。是以密派精通嘆語之員。設法密探定海情形。日昨覓得夷信。譯出漢文。知此次領兵攻定海城之嘆軍官。名喃嘛咻。統兵夷目名咖啞嘖。係東印度水師提督所坐夷船。最大者名麥爾威厘。有砲七十四門。該船進定海港口時。誤觸暗礁。底穿一孔。入水甚多。幾於沈沒。幸搶修得免。又有帶兵夷官名呵嚨咿者。在粵洋已被我砲彈打死。現在嘆逆甚望定海居民回

至該處與之同住。而民人屢報不至。所出章程亦無人肯信。沿海漁船悉皆避去。各夷船本係隨帶鴉片。售作資糧。今已火食無多。轉瞬風色將轉。均甚愁急等語。按其信中語氣。伎倆之窮。已可概見。弟竊思粵省民人。患其與夷相習。爲之私售。而此時貴省之民。轉欲其習於夷。而後便於行事。若如夷信所言。火食無多。又恐風色將轉。是正有可乘之機。與其交鏑於海洋。未必卽有把握。莫若誘擒於陸地。逆夷更無能爲。或將兵勇扮作定海居民。或將鄉民趕練爲壯勇。使其陸續回至定海。詐爲見報而返。願與久居。一經聚有多人。約期動手。擒之易如反手。惟機緘不可洩露。蓋逆夷中有名咕吐者。僞爲定海縣官。其人能爲華言。更須防其詭計也。愚昧之見如此。業已專摺密呈。但係懸揣之情。究不若我兄身當其境者。自能衡其輕重。審其利害。而相機辦理者也。弟戇直性成。得閱夷信。如骨鯁喉。不得不吐。是否可行。還祈裁酌爲幸。

與烏少岩（造知擊斃逆夷）

嘆咕喇在粵兵船。先俱散泊外洋。未敢生端尋釁。自聞逆黨滋擾浙洋之信。遂亦

漸見鷓鴣張。知必難免一戰。至七月二十日。暎夷嘩諭諭率領各夷兵船。潛放三板數十隻。與火輪船二隻。乘東風長潮之際。由九洲外洋。駛至近澳迤北之關閘。突然開砲。該處向無砲台。早慮逆夷必來伺間搗虛。故已新築土墩。分置大小砲位。當事文武。瞭見夷兵船突然駛近。開砲。立即還砲迎擊。甫經交鋒。夷船中砲無多。旋各路兵官皆來接應。水陸夾攻。將夷船前後桅柁打傷。擊沈三板十餘隻。砲斃逆夷落水者不計其數。復有夷船趕來助戰。經香山水師連轟數砲。立斃夷兵十餘名。夷船且戰且逃。夷即與關提督整率師船出洋探蹤迎擊。至八月初五日。在冷水角遇見火輪船一艘。即開砲擊其船腰。該船即刻逃去。又在龍六海面遇見夷兵船五隻。都司馬辰率船首先攏近。嚟嚟之船奮勇接仗。並燃放大砲。將其船鼻打壞。傷斃多人。夷衆手忙脚亂。是時有他夷船趕護前來。又經我師船開砲轟斷其繩纜。夷船即乘間逃去。時已昏黑。不及追趕。此次逆夷疊受創懲。應知震懾。惟其鬼蜮爲懷。難保不竄犯貴境。務望兄台諭飭駐防海口各將弁。加意防範。使逆夷到處不得逞。庶足以戢其野心也。

與弟元掄（論暎夷占踞定海糧食不足行將南竄）

逆夷明目張胆。攻占城池。戕害文武。誠如來書所云。逆夷所憾在粵省。而滋擾乃在浙境。然釁由粵啓。不免爲衆矢之的。但勢成騎虎。奚能歇手。成敗利鈍。悉置度外。毀譽是非。聽諸公論耳。余在位一日。誓出全力。以與該夷抗。蓋恐畏首畏尾。則粵省將繼浙而遭該逆之蹂躪。余罪愈不可追矣。况逆夷此次變動。雖出於意外。其窮蹙固早在余意中。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。以鴉片獲利之重。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。現聞其於定海一帶。大張招帖。每鴉片一斤。只售洋一圓。所以甘心虧折。急於覓銷者。據云以充食用。緣在華夷兵。皆由該送夷賃船資雇而來。費用之繁。日需數萬金。卽砲子火藥。現亦不能日久支持。窮蹙之形。已可概見。况值茲冬令。夷人以氈爲暖。向不著皮衣。浙省地寒。勢必不能忍受。現有夷信到粵。言病死者甚多。擬捨去舟山。揚帆南竄。是該逆已有進退維谷之勢。惟其虛橋性成。愈窮蹙時。愈欲顯其桀驁。難保不別生祕計。冀得陰售其奸。江蘇與浙江接壤相連。又宜加意防其竄擾。雖不值與之交鋒激戰。而派兵扼要駐防。乃屬固守。

藩籬之善策。諒居停亦有同情也。夫自古頑苗逆命。堯舜亦主用兵。朝廷以堯舜之治治中外。知鴉片之爲害。甚於洪水猛獸。赫然執法懲奸。實爲天下萬世計。愚兄奉命使粵。職責所在。自必去惡務盡。若謂夷兵之來。係由禁烟而起。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。早已包藏禍心。釁端不發於此時。必發於異日。蓋鴉片之流毒於中華。猶癰疽之流毒於人心。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。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。原屬意計中事。倘在數十年前查禁。其時吸者尙少。禁令易行。猶如未經成膿之癰。內毒或可消散。今則毒流已久。譬諸癰疽作痛。不得不亟爲拔膿。卽逆夷滋擾浙洋。卽與潰膿無異。然惟膿潰而後疾去。果其如法醫治。托裏扶元。待至膿盡之日。自然結痂收口。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。萬一毒邪內伏。誠恐患在養癰矣。現在嫉我者紛起。皆謂不當燒燬。嘆夷二萬餘箱之鴉片。以致嘆夷恨入骨髓。釀成戕官占城之巨釁。殊不知薑船呈繳鴉片。係嘆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。並非搜擊強迫。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。並有夷紙印封可驗。况在虎門燬化烟土。先期出示。準令夷人來觀。維時來觀之夷人。有撰爲夷文數千言。以紀其事。今夷書中具載其

文外域盡能傳誦。豈有嫉我之人。獨未寓目耶。此誠不足與辨。惟議者咸謂內地船砲。非外夷之敵。與其曠日持久。何如設法羈縻。夫船砲誠屬相形見絀。祇可設法購置。豈能以噎廢食。聽其售賣鴉片。流毒中華耶。况船砲本爲防海必需之物。愚兄時已密呈乞在粵海關徵銀項下。提十分之二。製砲造船。猶恐緩不濟急。先移關銀一千萬兩。趕製堅船利砲。以備驅逐逆夷之用。居停爲封圻大吏中最負重望者。對於時局必有持平之論。對於嫉我者之論調。究持若何態度。均望詳細告我。書溢數紙。意猶未盡。且待暇時再告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獲譴謫戍伊犁）

嘆逆竄擾浙境。攻占定海。疆臣都歸咎我禁烟操之過激。並不當斷絕嘆夷之貿易。致啓夷衅。職責所在。余固不敢諉罪。雖頂踵捐糜。亦不敢自惜。已自請從嚴治罪。并乞天恩暫寬一線。准予戴罪赴浙省。隨營效力。以圖克復。而贖前愆。卽知在事者畏夷如虎。將與議和。恐我走浙。必梗和議。而主禦侮。遂片密呈。謂嘆夷和議。均堪遷就。所恨者林某一人耳。本則天恩高厚。命我以四品卿銜。赴鎮海軍營。

奴力贖罪。忽覽此密奏。立頒諭旨。追回前命。改爲謫戍伊犁。當時降職之命。適在文華殿。王相國案頭。忽又接到謫戍之命。相國爽然若失。旋語湯協揆曰。余不爲林某惜。而爲天下後世憂。若聽林某謫戍。從此鴉片流毒內地。永無肅清之日矣。我輩身居宰輔。當爲萬民留一線生計。懇請聖上收爲謫戍之命。准予赴浙立功。湯公甚韙其言。合辭面奏。聖上謂林某本屬能辦事人。現在已爲衆矢之的。還是讓他伊犁去。將塞外荒地。整頓一番。他時仍可喚他回來。未爲晚也。二公竟爲我以去就力爭。終未能挽回天意。余入京待罪時。請謁王相國。相國以此事見告。使余愈覺感激聖恩高厚。雖肝腦塗地。不足以報萬一也。蓋聖主知余戇直成性。現在嫉之者衆。難保不被人中傷。漢戍伊犁。可避人指摘。如此用心。雖父母之慈愛子女。亦無如是之體貼入微也。余已於初八日出京。赴伊犁。當時有門生輩來送行。咸爲余代抱不平。見我喜笑自若。絕無斯些懊喪氣。都切疑訝。殊不知余此行。出自天恩。從此可免被人交章責難。能無樂乎。夫人因怕酬應。不願居京寓。而歸鄉里。誠然與身心較爲有益。余遠去矣。睽違數千里。竹報須經月始達。諸宜自珍。

幸勿以戍人爲念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奉命勘辦塞外開墾事宜）

伊犁爲塞外大都會。泉甘土沃。肆市林立。絕無沙漠氣象。來此忽忽已兩月矣。日惟以詩酒消遣。卽知自於駐防將軍席上。一時興發。賦詩相贈。從此求題詠者踵接於門。既無捉刀人。件件須親自渾灑。終日栗六異常。語云煩惱不尋人。自去尋煩惱。洵非虛語也。日昨又奉聖恩。勘辦塞外開墾事宜。按塞外縱橫三萬餘里。地土沃饒。惜少水利。以致膏腴沃壤。棄爲曠野荒墟。在天富之地而不知墾植。塞外之民。固屬愚昧。塞外官長。亦殊顛預。獨聖天子端居深宮。遠矚四海。當余謫戍時。聖心早計及之。今果然以開墾事。責我圖功。較之赴浙立功贖罪。其安危之相去。誠不可以道里計焉。蓋聖主早識浙省文武。均無折衝禦侮之才。料我經浙省軍營效力。調遣兵。必多掣肘。斷不能如粵省文武之願效驅馳。則有過無功。不待著龜而可知。故陽爲加罪。謫戍陰實矜恤周全。聖主如是曲爲成全。能不令人感激涕零。願竭犬馬之勞。以報恩遇耶。現擬周歷塞外各地。先興水利。繼辦墾植。山

地擬造林。田地擬耕種。十年之後。塞外可成富饒之區矣。

致鄭夫人（論門生爲謫戍代抱不平）

來書已悉趙生雲汀。乃己卯會試之門生。其人品學兼優。居官亦廉潔自守。余目爲門生之領袖。去年聞余謫戍。趕至中途。候余。擬欲約齊各門生。爲余鳴冤。余嚴辭申斥之。不料其再奔至。候官見夫人。以炭敬五百金。孝敬師母。却之不收。亦祇得受之。彼云。夫子此行。談笑自若。太覺大度矣。爾之答語。深愜予心。本則朝廷以我多能。舉天下重任付之。而我不能將逆夷逐諸海外。放其竄擾浙省。今決裂至此。得保首領。天恩厚矣。誠然是臣下負國耳。夫人識見。莫說巾幗中。鮮有其匹。只恐當世士大夫。能具此明白心腸者。亦幾如鳳毛麟角之不多覯也。

訓次兒聰彝（誥誡督弟勤讀）

字諭聰彝兒。爾兄在京供職。余又遠戍塞外。惟爾奉母與弟妹居家。責任綦重。所當謹守者。有五。一須勤讀敬師。二須孝順奉母。三須友于愛弟。四須和睦親戚。五須愛惜光陰。爾今年已十九矣。余年十三補弟子員。二十舉於鄉。爾兄十六入泮。

二十二登賢書。爾今猶是青衿一領。本則三子中。惟爾資質最鈍。余固不望爾成名。但望爾成一拘謹篤實子弟。爾若堪棄文學稼。是余所最欣喜者。蓋農居四民之首。爲世間第一等最高貴之人。所以余在江蘇時。卽囑爾母購置北郭隙地。建築別墅。並收買四圍糧田四十畝。自行雇工耕種。卽爲爾與拱兒預爲學稼之謀。爾今已爲秀才矣。就此拋撇詩文。常居別墅。隨工人以學習耕作。黎明卽起。終日勤動而不知倦。便是長田園之好子弟。至於拱兒年僅十三。猶是白丁。尙非學稼之年。宜督其勤懇用功。姚師乃侯官名師。及門弟子。領鄉薦。捷禮闈者。不勝僂指計。其所改拱兒之窗課。能將不通語句。改易數字。便成警句。如此聖手。莫說侯官士林中。都推重爲名師。祇恐遍中國。亦罕有第二人也。拱兒旣得此名師。若不發憤攻苦。太不長進矣。前月寄來窗課五篇。文理尙通。惟筆下太嫌枯澀。此乃欠缺看書功夫之故。爾宜督其愛惜光陰。除誦讀作文外。餘暇須披閱史集。惟每看一種。須自首至末。詳細閱完。然後再易他種。最忌東拉西扯。閱過卽忘。無補實用。並須預備看書日記冊。遇有心得。隨手摘錄。苟有費解或疑問。亦須摘出。請姚師講

解。則獲益良多矣。

與弟元掄（告知蒙恩賜環回京）

愚兄居塞外三閱寒暑。所辦墾植事宜。惟棄爾羌及伊拉里兩處。成績最佳。其餘各地。正在極力開墾。忽于八月初五日。接奉諭旨。賜環。以四品京堂還京供職。墾植事宜。交駐防將軍暫行兼管。余即趕辦交代。於十一日由伊犁起程。于日昨抵京。一時同年故舊。都來相賀。四年不見。一旦相逢。各話別後朝政。不免有今昔之感矣。臨書匆促。不盡欲言。容俟續告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赴甘省會辦番匪）

自塞外回京。即奉命署理陝撫。并諭先赴甘省。會辦番匪。致未能歸里。本擬迎夫人來京一晤。無如番務吃緊。朝旨催促兼程赴甘。故不及待夫人來京。即行起程。於今春始抵甘省。親巡邊陲一周。各卡隘都添派重兵防守。斯時野番雖無騷擾。而去冬循化廳卡外之黑錯寺番賊。劫殺洮州土司。官兵赴彼緝兇。膽敢抗拒。戕害。故甘督專摺乞援。余抵省即細訪番匪鴟張原因。實緣弁兵怯懦所致。卡隘幾

同虛設。既不能堵賊於未來之先。入山視爲畏途。又不能擊賊於失事之後。卡內則有漢奸熟番爲之引路通信。卡外則有番僧巨寺爲之匿犯窩贓。是以來去自如。肆無忌憚。不獨民間疊遭劫掠。卽戕官亦視若泛常。余遂迅購大砲十六尊。擡槍二百桿。教練砲隊。軍威始振。卽命提督達洪阿。帶砲隊及步兵出卡剿辦。將主令抗官之僧寺。及恃衆濟惡各番莊。悉行焚燬。番賊巢穴爲之一空。有悍番逃至果岔地方。希圖負隅爲固者。復經痛加剿擊。斬獲甚多。一仗而番匪肅清。會同甘督奏捷。仰荷大恩。補授陝撫。并命卽赴新任。故擬於四日起程赴陝。以後如有家信。竟寄陝西撫署可也。本擬接爾來陝。祇因道途杳遠。兼之萑苻不靖。伏莽衆多。使爾長途跋涉。殊不放胆。祇好姑作緩圖也。

與從兄如松（嘉獎其內弟剿匪得力）

自謫戍以來。與兄不通音問者四年于茲矣。弟自去秋蒙恩賜環。命以四品京堂馳赴甘省會辦番匪。倖賴將士用命。僅閱一月。全境肅清。仰荷天恩。補授陝撫。于四月初六日抵省接篆。次日出巡豁境。始知渭南、富平、大荔一帶。久爲刀匪出沒。

經途緣此數處回族最多。素以爭鬪爲能。搶劫爲利。與刀匪互相勾結。勢欲益張。有窩巢以爲藏身之固。有器械以爲抵禦之資。不獨兵役避其兇鋒。卽州縣營員亦不免望而却步。雖訪知著名惡黨。亟應搜捕。而轉思惜費憚勞。不如省事。又恐負嵎恃衆。反致損威。卽破一巨巢。獲一大夥。而又恐在逃餘犯。設計報復。或捏控抵制。用是畏累之心愈甚。卽緝匪之勁愈鬆。諱飾因循。養癰貽患。陝省之匪禍。遂無甯日矣。弟訪悉後。卽將此等錮習。向屬員剖析開導。務令極力破除。令內弟余君炳燾。現任渭南縣知縣。此次督率兵役。親拏匪徒。計先後格殺擒獲三十餘名。奪獲火器軍械多件。實能除暴安良。不避艱險。並於先事豫知。布置周密。故雖兵役多受槍傷。而辦理尙能安速。不致釀成巨患。民間輿論。皆謂州縣皆能似此認真。匪類何從託足。余君服官於陝有年矣。而獨於弟抵任之後。始顯此幹練勇敢之才者。蓋因歷任大吏。先存畏憚之心。屬員縱有肝胆。亦不敢貿然嘗試矣。故弟前在江蘇撫任時。考績疏中曾言。察吏必先自察。若大吏辦事之心。先未貫徹。又何從督察屬吏辦事之疏忽哉。余君才堪大用。故小試牛刀。卽能捨身爲地方除

害。殊堪嘉尚。弟已附片呈請天恩。量加陞擢。以資鼓勵。緣其係我兄至戚。不憚瑣屑。以聞。

與弟元掄（論貴州哨匪劫犯焚署情形）

愚兄本係一介文士。得邀宣廟恩遇。以御史歷任至封圻。而今上恩慈更逾於先朝。不以鹵莽見罪。反視作剿匪平亂之幹員。粵省有夷患。則使粵。甘省有番患。則使甘。陝省有刀匪。則使陝。今因滇中漢回構釁。垂數十年。近頃保山七哨匪徒。打奪人證。焚燒縣署。殘殺回民。匪患日熾。朝旨特任余爲滇督。并命迅赴滇中。肅清匪患。奉諭之下。立即趕辦。移交於十月十八日抵滇省。接任。即親歷各屬察看。惟迤西風氣素稱強悍。而漢民當以保山七哨最爲桀驁。其餘尙近淳樸。回民無處不有。且良善少而梗頑多。即如永平所轄之曲洞等回莊。無非聚而爲盜。並因二十五年秋。保山城內有漢民殺回一事。於是人人影射。自稱難回。無論客貨官鹽。任意搶劫。非贖即賣。一掣到官。則稱被難之餘。無可爲生。不得不向客索借度日。一似情有可原。其實此等多非被害之回子。即使真是難回。而如此行爲。直成流

賊亦不容曲貸。故余卽駐劄永平。正擬派兵剿擊。適有民人告發。回匪聚衆搶劫。卽派兵密往掩捕。計旬日間。獲犯一百餘名。並救出被擄婦女數口。經此掩捕。餘匪狼狽而遁。卽乘勢追擊。並擇要害處。壓以重兵。責令頭人指名縛獻匪類。迤西縱爲盜藪。諒亦不難肅清矣。吾弟素居幕府。今爲理財之官。語云利之所在。弊卽隨之。而釐卡員司。有經驗者。習慣營私。無閱歷者。又不明舞弊。用人之難。更甚於他種行政衙門。務望我弟留心審察。往往有廉潔自守之長官。卒蒙昏庸之毀。而去位者。卽係少知人之明。悞用貪污之徒。而連累清廉也。慎之慎之。

致鄭夫人（誠勿食走方醫生藥丸并引妖匪藉藥惑衆事爲證）

淑兒旣患暗疾不育。宜囑壻家訪名醫爲之調治。自易告痊。遊方郎中。盡屬不明醫理藥性。藉妖言以惑衆歛錢。豈可信備婦之言。購其藥丸。給淑兒吞服。不僅暗疾難瘳。且恐另起新恙。蓋此種藥丸。泰半是熱烈藥草。剋伐異常。淑兒體質虛弱。奚能再服此等熱烈攻伐之劑。從速戒其勿食。至要至要。夫人素向賢明。何竟一時受愚。具見遊方郎中之魔力偉大。賢明如夫人。尙且入之彀中。莫怪愚夫愚婦。

受若輩妖言之蠱惑。至死不悟也。長夜不寐。不憚煩瑣。爲述一妖匪以藥惑衆之口供。卽此可知遊方郎中之言。斷不可深信也。此次保山哨匪劫人焚署。據獲匪供。出惑衆倡亂之妖匪金混秋。原係遊方郎中。現在匿居保山境內。當卽密派得力員弁。將該妖匪緝拏到案。并藥罐藥葫蘆各一箇。內裝藥物。或云緬筋。或云飛芋。卽係妖匪配製緊皮藥之原料。當卽親提該匪嚴訊。據供祖上本係擺夷。故父余額發。住居鄧川州。犯人在二十歲時。拜從口外野夷金老蚌雞爲師。便從他姓金。學習符呪。配製緊皮藥。能醫跌打損傷。因沈聚成在銅廠被石壓傷。爲之醫治。痊愈。沈卽拜我爲師。傳授方藥。閱年。沈聚成之義子振達。尋我占卦。說義父與永昌城哨多人。已被回子京控。將要起解上省。能否攔阻。犯人想此案人數衆多。正可於中哄騙取財。遂捏稱卦象甚吉。儘可攔阻。振達與我要約。若然鬧出禍來。專靠大太爺法術救護。犯人想向來金雞村人最強悍。一呼數萬。諒不致吃虧。若不壯其胆。則向來所誇法術。人皆知假而不信矣。因此許以若要陰兵保護。須先設立清淨屋宇。大家焚香頂禮。捨錢祈福。乃更有靈。卽使官兵來捕捉。祇須我念誦

符呪。破易如吹灰。爾等若怕刀槍。只要懷藏緊皮藥。可保刀槍不入。衆皆深信不疑。索取緊皮藥而去。隔了數日。沈振達邀犯人至金雞村。住在裕美店房內。卽聞各村齊吹牛角。趕赴官坡要道。將起解之人。全行奪回。是夜沈振達等向犯人說。事已鬧大。總因回子京控而起。明日大家進城。務將回子殺盡。犯人遂乘勢催令速蓋陰兵台一座。各村俱派捨錢布施。男女都來行禮。至臘月下旬。犯人詭稱已調集陰兵二萬矣。又教人做壓勝之物。用蠟捻成各種獸形。托以木板。于深夜暗埋各城外七處大路。詭言來擋兵馬。至本年二月。間官兵已將內外匪徒剿殺殆盡。不但七哨人人害怕。犯人亦恐詭謀盡露。并悉紳耆等商議將縛犯送官。犯人恐遭緝獻。又探有官兵四面兜圍。難圖遠竄。只得就近藏躲於蕭寺中。不料已被官兵查知。卽遭拏獲云云。現在該妖匪已經凌遲處死。然而一死何足蔽其辜。被其株累而死者。已不勝僕指計。演民何愚。竟會深信該妖匪之言。演成此殺身大禍。其禍根祇在緊皮藥耳。緣此藥凡屬跌傷打傷砍傷搨傷等。均能藥到病除。應手奏效。人遂誤信其果有符呪法術。有此護身符。胆敢闖劫犯焚署之大禍。殊不

知秘傳傷藥。靈驗者甚夥。乃屬極尋常之事。有何符呪法術之足云。一遊方妖人。而能禍及七哨人之生命。可不懼哉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嘔血整備引疾歸田）

自來滇省。歷擒保山永昌順甯等。拒捕戕官諸匪。實諸法。仰荷聖恩。加太子太保。并賞戴花領。夫綏靖地方。乃臣下之天職。乃渥荷恩綸。寵錫非分。人非草木。豈有不愚竭犬馬之勞。以報萬一。無如歲月不居。忽忽余已六十有一歲矣。鬢毛蒼蒼。齒牙脫落。精神日益衰敗。昨午自教場閱操返署。陡覺頭暈目眩。咳噲兼作。嘔血半盂。心旌搖搖。似驚似餓。飛召秦麗川醫士來署診視。云係勞心過度所致。止血容易。欲期復原。須靜養百日。不問外事。不動天君。一面服藥調治。方有效驗。余自知實係日夜焦勞而起。但是欲求靜養。必得卸除政柄。否則邊陲重地。軍政民政。日出事生。豈能尸位素餐。以無爲而治。縱瀆職之咎可原。而誤國之罪難道矣。于其因循坐誤。不如陳情乞休之爲逾也。現已整備將病狀藥方。附摺奏聞。引疾乞歸田里。一俟病體稍痊。立即入京請訓。諒得蒙恩允准。苟能如願。與夫人相晤。當

在金粟飄香時爾。

致鄭夫人（告知乞休已准并起程返里日期）

引疾乞休之請。已蒙聖恩允准。給假百日。回籍調理。并蒙賜人參二兩。以衰朽之身。沐此逾格恩慈。未識此生能報犬馬否。現正在趕辦移交。擬於七夕前一日起程返里。近日地方紳士紛來送行。向余借小照臨摹。言地方人士深沐公恩。釀資修像建生祠。爲公祈福。冀得重蒞斯土。造福滇民。余力却不允。祇得以照付之。



康德十一年三月十月初版印刷
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初版發行

出版協會發行承認番號
い——1 0 7 6 番
初版發行 8000 部

不 許
複 製

著者略歷

清代名臣，官兩廣總督。曾
因禁止英人鴉片上陸，致引
起鴉片戰爭。

林則徐家書

定價國幣壹圓五角整

編輯者

趙孟原
新京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號

發行者

張松亭
新京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號

印刷者

張雅臣
新京特別市南關大街二〇ノ一

印刷所

共利印刷所
新京特別市南關大街二〇ノ一

發行所

藝文書房株式會社
新京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號

出版協會員番號
一〇二六號

電話(二)一三九二
振替新京四二一一九

配給元

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



3200-

1/25